

滋賀縣尋常師範學校圖書

明治二十年一月四查

第一號

三國志一之三

陳壽三國志總六十五卷

魏書三十卷

蜀書十五卷

吳書二十卷

裴駟注

六律師
精書籍
所藏書目

皇明崇禎十七年歲在閏逢涒灘 月琴川毛氏開雕



上三國志注表

臣松之言臣聞智周則萬理自賓鑿遠則物無遺照雖盡性窮微
深不可識至於緒餘所寄則必接乎麤迹是以體備之量猶曰好
察邇言畜德之厚在於多識往行伏惟陛下道該淵極神超列物
暉光日新郁哉彌盛雖一貫墳典怡心玄蹟猶復降懷近代博觀
興廢將以摠括前蹤貽誨來世臣前被詔使采三國異同以注陳
壽國志壽書銓敘可觀事多審正誠游覽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
夫在於略時有所脫漏臣奉旨尋詳務在周悉上搜舊聞傍撫遺
逸按三國雖歷年不遠而事關漢晉首尾所涉出入百載注記分
錯每多舛互其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闕或
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竝皆抄內以備異
同若乃紕繆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妄其時事當否

及壽之小失類以愚意有所論辯自就撰集已垂期月寫校始乞
謹封上呈竊惟績事以衆色成文蜜蠶以兼采爲味故能使絢素
有章甘踰木質臣寔頌之顧慙二物雖自罄勵分絕藻績既謝淮
南食時之敏又微狂簡斐然之作淹留無成祇穢翰墨不足以上
酬聖旨少塞愆責愧懼之深若墜淵谷謹拜表以聞隨用流汗臣
松之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謹言

元嘉六年七月二十四日中書侍郎西鄉侯臣裴松之上

晉書本傳

陳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也少好學師事同郡譙周仕宦爲觀閣
令史宦人黃昭專弄威權大臣皆曲意附之壽獨不爲之屈由是
屢被譴黜遭父喪哀毀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爲貶議及蜀
平坐是沉滯者累年司空張華愛其才以壽雖不遠嫌原情不至
貶廢舉爲孝廉除佐著作郎出補陽平令撰蜀相諸葛亮集奏之
除著作郎領本郡中正撰魏吳蜀三國志凡六十五篇時人有其
善敘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時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已書而罷
張華深善之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耳其爲時所重如此或云丁
儀丁廙有盛名於魏壽謂其子曰可覓斛米見與當爲尊公作
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爲立傳壽父爲馬謖參軍謖爲諸葛亮所誅
壽父亦坐被髡諸葛瞻又輕壽壽爲亮立傳謂亮將略非長無所

敵之才言瞻惟上書名過其實議者以此少之張華將舉壽爲中書郎荀勗忌華而疾壽遂諷吏部遷壽爲長廣太守辭母老不就杜預將之鎮復薦之於帝宜補黃散由是授御史治書以母憂去職母遺言令葬洛陽壽遵其志又坐不以母歸葬竟被貶議初譙周嘗謂壽曰卿必以才學成名當被損折亦非不幸也宜深慎之壽至此再致廢辱皆如周言後數歲起爲太子中庶子未拜元康七年病卒時年六十五梁州大中正尚書郎范頌等上表曰昔漢武帝詔曰司馬相如病甚可遣悉取其書使者得其遺書言封禪事天子異焉臣等按故治書侍御史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誠明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豔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願垂採錄于是詔下河南尹洛陽令就家寫其書壽又撰古國志五十篇益都耆士傳十篇餘文章竝傳于世

宋書裴松之傳

裴松之字世期河東聞喜人博覽墳籍立身簡素年二十拜殿中將軍歷員外散騎侍郎國子博士太祖元嘉三年分遣大使巡行天下松之使湘州稱旨轉中書侍郎司冀二州大中正上使注陳壽三國志松之鳩集傳紀增廣異聞旣成奏上上善之曰此爲不朽矣後續何承天國史未及撰述二十八年卒時年八十

三國志目錄

魏書

一卷

武帝操

二卷

文帝丕

三卷

明帝叡

四卷

三少帝

齊王芳

陳留王奐

高貴鄉公髦

五卷

后妃

武宣卞皇后

文昭甄皇后

文德郭皇后

明悼毛皇后

明元郭皇后

六卷

列傳

董卓

字催 郭汜

袁紹

字譚 尚

袁術

劉表

七卷

呂布

張邈

陳登

臧洪

陳容

八卷

公孫瓚

陶謙

張揚

公孫度

張燕

張繡

張魯

九卷

夏侯惇

諱浩 史渙

夏侯淵

曹仁

弟純

曹洪

曹休

子爽

曹真

子爽 弟 諱訓 何晏 鄧騭 丁 弟 單 魏 李 應 桓 範

夏侯尚

子女

十卷

荀彧

字譚 孫 肅 冀

荀攸

賈詡

十一卷

袁渙

張範

弟承

涼茂

田疇

郗原

十二卷

崔琰

妻李 許能

孔融

徐齊

邢顛

司馬芝

十三卷

鍾繇

子毓

王朗

子康 周生烈

董遇 魏華

十四卷

程昱

孫統

董昭

蔣濟

十五卷

劉馥

梁習

溫恢

十六卷

十八任峻

杜畿

子德 孫頊

倉慈

國淵

王脩

管寧

胡昭 王烈

張瑒 魏先

毛玠

何夔

鮑勛

華歆

郭嘉

劉曄

劉放

孫資

張既

司馬朗

買逵

字季 楊沛

蘇則

鄭渾

蘇則

鄭渾

蘇則

鄭渾

蘇則

鄭渾

十七卷

鄭渾

張遼

樂進

于禁

張郃

徐晃

十八卷

李典

李通

臧霸母

文聘

呂虔

許褚

典韋

龐惠

龐清母

閻溫張恭 恭子就

十九卷

任城威王彰

陳思王植

蕭懷王熊

二十卷 武文世王公

曹芳王昂

曹芳王仲

相馬王鑠

中山恭王爽

沛穆王林

陳留恭王峻

濟陽懷王琰

趙王幹

范陽閔王矩

楚王彪

臨邑昭公子上

襄城穆公子乘

剛壽公子勤

密鄉穆公子京

郟城公子登

廣宗穆公子棟

樊安公均

樂陵王茂

東平靈王徽

北海悼王懿

贊哀王協

東海定王霖

東武陽懷王鑾

邯鄲哀王世

元城哀王禮

廣平哀王繼

清河悼王貢

二十一卷

王粲徐餘

陳琳

阮瑀

應璩

劉楨

邯鄲淳

繁欽

路粹

丁儀

衛覲潘勗

楊修

荀彧

應璩

應貞

阮籍

嵇康

桓威

吳質

劉廙

劉廙

劉劭 孫該 仲長統 蘇林 一年

傅徽

二十二卷

桓階

陳群

陳泰

陳矯

徐宣

衛臻

盧毓

二十三卷

和洽

常林

楊俊

杜襲

趙儼

裴潛 子秀

二十四卷

韓暨

崔林

高柔

孫禮

王觀

二十五卷

辛毗

楊阜

高堂隆 棧潛

二十六卷

滿寵

田豫

牽招

郭淮

二十七卷

徐邈

胡質 子威

王昶

王基

二十八卷

王凌 今孤懸

毋丘儉

諸葛誕 唐咨

鄧艾 州泰

鍾會 王弼

二十九卷 方伎

華佗 吳醫

杜夔

朱建平

周宣

管輅

三十卷

烏丸

鮮卑

東夷 夫餘 高句麗 東沃沮 挹婁 濊 馬韓 辰韓 弁辰 倭人

蜀書

三十一卷 二牧

劉焉

劉璋

三十二卷

先主備

三十三卷

後主禪

三十四卷 二王妃子

先主甘后

先主穆后

後主敬哀后

後主張后

先主子永

先主子理

後主太子璿

三十五卷

諸葛亮 子喬 瞻 董厥 樊建

三十六卷

關羽

張飛

馬超

黃忠

趙雲

三十七卷

龐統

法正

二十八卷

許靖

糜竺

三十一卷

孫乾

簡雍

伊籍

秦宓

三十九卷

董和

劉巴

馬良

陳震

董允

呂乂

四十卷

劉封

彭羸

廖立

李嚴

劉琰

魏延

四十一卷

楊儀

四十二卷

霍峻

王連

向朗

張裔

楊洪

費詩

四十二卷

杜微

周祥

張裕

杜瓊

許慈

孟光

來敏

尹默

李謨

譙周

卻正

四十三卷

黃權

李恢

馬忠

馬忠

王平

張嶷

四十四卷

蔣琬

子斌

斌弟顯

費禕

姜維

四十五卷

鄧芝

張翼

宗預

夔化

楊戲

王嗣

常橋

吳書

四十六卷

孫堅

孫策

四十七卷

吳王權

四十八卷

三嗣王

孫亮

孫休

孫皓

四十九卷

劉繇

子基

太史慈

士燮

子徽

受封者

五十卷

妃嫡

孫破虜吳夫人

夫人半景

吳主權謝夫人

吳主權徐夫人

祖父真
真子世

吳主權步夫人

吳主權王夫人

吳主權王夫人

吳主權潘夫人

孫亮全夫人

孫休朱夫人

孫和何姬

孫皓滕夫人

九十一卷

孫靜

子倫
晚

孫資

子鄰

孫輔

孫翊

孫匡

孫韶

孫桓

五十二卷

張昭

子承
休

顧雍

子邵
邵子讓

諸葛瑾

少子融

步騭

少子剛

五十三卷

張紘

子玄
玄子尚

嚴畯

裴玄

程秉

敬業

闕澤

書固

薛綜

子羽
登

五十四卷

周瑜

魯肅

呂蒙

五十五卷

程普

韓當

周泰

董襲

凌統

潘璋

五十六卷

朱治

呂範

五十七卷

虞翻子紀忠

張溫

陸瑁

朱據

五十八卷

陸遜子抗

五十九卷吳王五子

孫登

孫和

孫奮

六十卷

賀齊

呂岱

黃蓋

蔣欽

陳武子表

甘寧

徐盛

丁奉

朱然子綺

朱桓子異

陸績

駱統

吾粲

孫慮

孫霸

全琮

周魴

鍾離牧

六十一卷

潘濬

陸凱

弟凱

六十二卷

是儀

胡綜

徐詳

六十三卷

吳範

劉惔

趙達

六十四卷

諸葛恪

滕胤

孫峻

孫綝

濮陽興

六十五卷

王蕃

樓玄

賀邵

韋曜

華覈

魏書

武帝紀第一

太祖武皇帝沛國譙人也姓曹諱操字孟德漢相國參之後

太祖一名吉利

小字阿瞞

此魏書曰其先出於黃帝當高陽世陸終之子曰安是為曹姓周武王克殷存先

世之後封曹俠

於邾春秋之世與於盟會逮至戰國為楚所滅子孫分流或家於沛漢高祖之起

絕而復紹至今適嗣國於容城

桓帝世曹騰為中常侍大長秋封費亭侯

彭毓漢書曰騰父節字元偉素以仁厚稱鄰人有亡羊者與節丞相類請門之節不與爭後所

亡豕自還其家豕主人大慙送所認豕并辭謝節節笑而受之由是鄉黨貴節為長者伯與天子

仲與次子叔興騰字季興少除黃門從官永寧元年節太后詔黃門令選中黃門從官年少謹

者配皇太子書騰應其選太子特親受騰飲食賞賜與眾有異順帝即位為小黃門遷至中常侍

大長秋在官闕二十餘年歷事四帝未嘗有過好進違賢能終無所毀傷其所稱譽皆陳相虞放

遷部南陽延固分以弘農張奐魏川堂籍典等皆致位公卿而不伐其善獨郡太守因討吏修敬

於騰益州刺史神蕭於兩谷關獲得其疑上太守并奏騰內臣外交所不當為請免官治罪帝曰

朕自外來騰書不出非其罪也乃寢息奏騰不以介意常稱歎焉以為高得事上之節高後為司

徒語人曰今日為公乃曹常侍恩也騰之行事皆此類也初帝即位以騰

先帝舊臣忠孝彰著封費亭侯加位特進太和三年追尊騰曰高皇帝

太尉莫能審其生出本末

續漢書曰嵩字巨高質性敦慎所在忠孝為司隸校尉嵩

曰太皇帝吳人作曹騰傳及郭泰世語云嵩更 嵩生太祖太祖少機警有權數

侯氏之子夏侯焯之叔父太祖於焯為從父兄弟

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故世人未之奇也

曹瞞傳云太祖少好飛鷹走狗游蕩無度其叔父數言之於高祖

患之後遂叔父於路乃陽敗面喘口以父怪而問其故太祖曰卒中惡風叔父以告高祖高祖呼太祖太祖曰如故高祖問曰叔父言汝中風已差乎太祖曰初不中風但失愛於叔父故是問耳

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

太祖而異之曰吾見天下名士多矣未有若君者也君善自持苦老矣願以妻子為託由是聲名益重

續漢書曰玄字公祖嚴明有才略長於人物張璠漢紀曰玄歷侍中外以剛斷稱謙儉下士不以王爵私親光和中為太尉以久病徵罷拜太中大夫卒家貧之產業無所遺當世以此稱為名臣

世語曰玄謂太祖曰君未有各可交許子將太祖乃遣子將子將納焉由是知名

孫盛異同雜語云太祖嘗私入中常侍張讓室讓覺之乃舞手戟於庭踰垣而出才武絕人莫之能害博覽群書特好兵法抄集諸家兵法名曰接要又注孫武十三篇皆傳於世常問討于將

我何如人子將不答固問之將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英雄太祖大笑

年二十舉孝廉為郎除洛陽北部尉遷

頃丘令

曹瞞曰太祖初入尉解縈治四門造五色棒懸門左右各十餘支有犯禁者不避豪

習宦臣戚族之然不能傷於徵拜議郎

魏書曰太祖從妹夫孫暹侯宋奇被誅從坐免官後

是共稱焉之故遷為頃丘令

徵拜議郎

魏書曰太祖從妹夫孫暹侯宋奇被誅從坐免官後

能用是後詔書勅三府舉奏州縣政理無功民為言論者免罷之二公隨邪皆希世見用貨賂

並行強者為怨不見舉奏弱者守道多被陷毀太而疾之是歲以災異博問得失因此世上書切

諫說三公所舉公專回趨貴戚之意奏上天子感初以三公自責之語以諫言後者皆拜議郎

是後政教日亂華積益熾多所摧毀太祖知不可匡正遂不復獻言

光

和末黃巾起拜騎都尉討潁川賊遷為

濟南相國有十餘縣長吏多阿附貴戚賊汗狼籍於是奏免其八

禁斷淫祀

魏書曰長吏受取會讎依倚貴勢歷前相不見舉

郡政教大行一郡清平初城陽景子劉章以有功于漢故其國為立祠青州諸郡轉相倣效濟南

猶盛至六百餘祠賈人或假二千石與服璋從作倡樂奢侈日甚民生貧窮歷世長吏無敢禁絕

者太祖到皆毀壞祠屋止絕官吏民不得祠祀及久之徵還為東郡太守不就稱

疾歸鄉里

魏書曰於是權臣專朝貴戚橫恣太祖不能進道取容數于忤惡為家禍遂乞

留宿衛拜議郎常託疾病柳告歸鄉里築室城外春夏習讀書傳秋冬獵以自

娛

頃之冀州刺史王芬南陽許攸沛國周旌等連結豪傑謀廢靈

帝立合肥侯以告太祖太祖拒之芬等遂敗

司馬彪九州春秋曰於是陳蕃

子逸與術士牛原襄楷會於芬

坐惜曰天文不利宦者黃門常侍貴族滅矣逸喜芬曰若然者芬願舉除於是與攸等結謀靈帝

欲北巡河間舊宅芬等謀因此作難上書言黑山賊攻劫郡縣未得起兵會北方有赤氣東西竟

天太史上言當有陰謀不宜此行帝乃止數芬罷兵俄而徵之芬懼自殺魏書載太祖拒芬辭

曰夫廢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縱成敗計輕重而行之者伊尹霍光是也伊尹懷至忠

之誠據宰臣之勢處官司之上故進退廢置計從事立及至霍光受託國之任論宗臣之位內因

太后秉政之重外有群卿同欲之勢昌邑即位日淺未有貴寵期之諸臣議出焉斯故計行如轉

圜事成如摧朽今諸君徒見曩者之易未觀當今之難諸君自度結聚

連黨何若七國合肥之貴孰若吳楚而造作非常欲望必克不亦危乎

金城邊章韓遂殺

刺史郡守以叛眾十餘萬天下騷動徵太祖為典軍校尉會靈帝

崩太子即位太后臨朝太將軍何進與袁紹謀誅宦官太后不聽

進乃召董卓欲以脅太后魏書曰太祖聞而笑之曰關公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上不

何必紛紛召董卓乎欲盡其卓未至而進見殺卓到廢帝為弘農王而立獻

帝京都大亂卓表太祖為驍騎校尉欲與計事太祖乃變姓名

間行東歸魏書曰太祖以卓終必覆敗遂不就拜逃歸鄉里從數騎過故人成舉呂伯奢伯

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備宿主禮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圖已手刃夜殺八人而去孫出

關過中牟為亭長所疑執詣縣邑中或竊識之為請得解世語曰中

人見拘於縣時操亦已被卓害唯功曹心知是世語曰陳留李卓遂殺太后及弘農王太祖至陳

留散家財世語曰陳留李台義兵將以誅卓冬十二月始起兵於已吾世語曰陳留李

是歲中平六年也世語曰陳留李

初平元年春正月後將軍袁術冀州牧韓馥英雄記曰馥字文節潁川人為

橋瑁計作京師三公移書與州郡陳卓罪惡云見逼迫無以自救企望義兵解圍患難得移請

諸從事問曰今當助表氏邪助董卓邪治中從事劉子惠曰今與兵為國何謂表董復自知言短

而有慙色子惠復言兵者凶事不可為首今宜往視他州有發動者然後知之冀州於他州不為

弱也他人功未有在冀州之右者也豫州刺史孔伉英雄記曰仙字公緒陳留人張

之說乃作書與紹道卓之惡聽其舉兵河內太守王匡英雄記曰匡字公節泰

能清談高論兗州刺史劉岱岱劉繇之兄渤海太守袁紹陳留太守張邈東郡太守

橋瑁英雄記曰瑁字元偉玄族子山陽太守袁遺遺字伯業紹從兄為長安令河間張

先為兗州刺史其有威惠之懿幹時之量其忠允亮而固天所縱若乃包羅載籍管綜石氏登高能賦觀物知名未之今日

選焉摩謫事在超集英雄記曰紹後用遺為揚州刺史為袁術所敗太祖稱長大而能勸學者

唯吾與袁伯業耳濟北相鮑信信事見同時俱起兵眾各數萬推紹為盟

主太祖行奮武將軍二月卓聞兵起乃徙天子都長安卓留屯洛

陽遂焚宮室是時紹屯河內邈岱瑁遺屯酸棗術屯南陽佃屯潁

川馥在鄴卓兵彊紹等莫敢先進太祖曰舉義兵以誅暴亂大眾

已合諸君何疑向使董卓聞山東兵起倚王室之重據二周之險
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為患今焚燒宮室劫遷天子
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
遂引兵西將據成臯逸遣將衛茲分兵隨太祖到滎陽汴水遇卓
將徐榮與戰不利士卒死傷甚多太祖為流矢所中所乘馬被創
從弟洪以馬與太祖得夜遁去榮見太祖所將兵少力戰盡日謂
酸棗未易攻也亦引兵還太祖到酸棗諸軍兵十餘萬日置酒高
會不圖進取太祖責讓之因為謀曰諸君聽吾計使渤海引河內
之眾臨孟津酸棗諸將守成臯據敖倉塞輜轅太谷全制其險使
袁將軍率南陽之軍軍丹析入武關以震三輔皆高壘深壁勿與
戰益為疑兵示天下形勢以順誅逆可立定也今兵以義動持疑
而不進失天下之望竊為諸君恥之邈等不能用太祖兵少乃與

夏侯惇等詣揚州募兵刺史陳溫丹陽太守周昕與兵四千餘人

還到龍亢士卒多叛魏書曰兵謀叛夜燒太祖帳太祖手刃殺數十人餘皆披靡乃得出營其不叛者五百餘人至銓建平復

收兵得千餘人進屯河內劉岱與橋瑁相惡岱殺瑁以王肱領東

郡太守袁紹與韓馥謀立幽州牧劉虞為帝太祖拒之魏書載太祖答紹曰董卓之罪

暴於四海吾等合大眾興義兵而遠近莫不響應此以義動故也今功主微弱制於姦臣未有昌邑亡國之懼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諸君北而我自西向紹又嘗得

一玉印於太祖坐中舉向其肘太祖由是笑而惡焉魏書曰太祖大笑曰吾不聽汝也紹

復使人說太祖曰今袁公勢盛兵彊二子已長天下

二年春紹馥遂立虞為帝虞終不敢當夏四月卓還長安秋七月

袁紹脅韓馥取冀州黑山賊于毒白繞畦固等魏書十餘萬眾略魏

郡東郡王肱不能禦太祖引兵入東郡擊白繞於濮陽破之袁紹

因表太祖為東郡太守治東武陽

三年春太祖軍頓丘毒等攻東武陽太祖乃引兵西入山攻毒等

本屯

魏書曰諸將皆以為當還自救太祖曰孫贖救趙而攻魏耿弇欲走西安攻臨晉使賊聞我西而還武陽自解也不還我能收其本屯虜不能救武陽必矣遂乃行毒聞

之棄武陽還太祖要擊眭固又擊匈奴於夫羅於內黃皆大破之

魏書曰於夫羅者南單于子也中平中發匈奴兵於夫羅率以助漢會本國及殺南單于於夫羅遂將其眾留中國因天下亂與西河白波賊合破太原河內北略諸郡為寇夏四

月司徒王允與李布共殺卓卓將李傕郭汜等殺允攻布布敗東

出武關傕等擅朝政青州黃巾眾百萬入兗州殺任城相鄭遂轉

入東平劉岱欲擊之鮑信諫曰今賊眾百萬百姓皆震恐士卒無

鬪志不可敵也觀賊眾群輩相隨軍無輜重唯以鈔略為資今不

若畜士眾之力先為固守彼欲戰不得攻又不能其勢必離散後

選精銳據其要害擊之可破也岱不從遂與戰果為所殺世語曰岱既死陳宮

謂太祖曰州今無主而王命斷絕宮請說州中明府尋往收之資之以收天下此霸王之業也宮說別駕治中曰天下分裂而州無主曹東郡命世之才也若迎以收州必寧生民聖信等亦謂之

然信乃與州吏萬潛等至東郡迎太祖領兗州牧遂進兵擊黃巾

於壽張東信力戰鬪死僅而破之魏書曰太祖將步騎千餘人行視戰地卒抵賊營戰不利死者數百人引還

次久數乘勝兵皆精悍太祖為其心無其不習練軍軍皆懼太祖威也

眾乃復奮承開討擊賊備折退賊乃稜書太祖曰昔在濟南毀壞神壇其道少與中黃人乙同以若知道今更遠或漢行已盡黃家當立天之大運非君才力所能存也太

祖見德書呵罵之數開示降路遂設奇伏晝夜會戰戰輒禽獲賊乃退走購求信喪不得

眾乃刻木如信形狀祭而哭焉追黃巾至濟北乞降冬受降卒三

十餘萬男女百餘萬口收其精銳者號為青州兵袁術與紹有隙

術求援於公孫瓚瓚使劉備屯高唐單經屯平原陶謙屯發干以

逼紹太祖與紹會擊皆破之

四年春軍鄆城荊州牧劉表斷術糧道術引軍入陳留屯封丘黑

山餘賊及於夫羅等佐之術使將劉詳屯匡亭太祖擊詳術救之

與戰大破之術退保封丘遂圍之未合術走襄邑追到太壽決渠

水灌城走寧陵又追之走九江夏太祖還軍定陶下邳闕宣聚眾

數千人自稱天子徐州牧陶謙與其舉兵取泰山華費略任城秋

太祖征陶謙下十餘城謙守城不敢出是歲孫策受袁術使渡江

數年間遂有江東

興平元年春太祖自徐州還初太祖父嵩去官後還譙董卓之亂

避難琅邪為陶謙所害故太祖志在復讎東伐世語曰嵩在泰山華縣太

祖今泰山太守應劭送家

請兗州劭兵未至陶謙客遣數千騎掩捕嵩家以為劭迎不設備謙兵至殺太祖弟德於門中嵩

懼穿後垣先出其妾妾肥不能得出嵩遂於廟與妾俱被害閭門皆死劭懼棄官也袁紹從太祖

定冀州劭時已死韋曜吳書曰太祖迎嵩編重百餘兩陶謙遣都尉張蘭將騎夏使荀彧

二百騎送關於泰山華費間殺嵩取財物因奔淮南太祖歸答亦陶謙故伐之

程昱守鄆城復征陶謙拔五城遂略地至東海還過郟謙將曹豹

與劉備屯郟東要太祖太祖擊破之遂攻拔襄賁所過多所殘戮

孫盛曰夫伐罪弔民古之令勳會張邈與陳宮叛迎呂布郡縣皆應荀彧程

罪謙之由而幾其屬部過矣昱保鄆城范東阿二縣固守太祖乃引軍還布到攻鄆城不能下

西屯濮陽太祖曰布一旦得一州不能據東平斷亢父泰山之道

乘險要我而乃屯濮陽吾知其無能為也遂進軍攻之布出兵戰

先以騎犯青州兵青州兵奔太祖陣亂馳突火出墜馬燒左手掌

司馬樓異扶太祖上馬遂引去袁曄曰帝春秋曰太祖圍濮陽燒大姓田氏為

布騎得太祖而不知是問曰曹操何在太祖曰乘黃馬走者未至營止諸將未與太

是也布騎乃釋太祖而追黃馬若門火猶盛太祖突火而出祖相見皆怖太祖乃自力勞軍令軍中促為攻具進復攻之與布

相守百餘日蝗蟲起百姓大餓布糧食亦盡各引去秋九月太祖

還鄆城布到乘氏為其縣人李進所破東屯山陽於是紹使人說

太祖欲連和太祖新失兗州軍食盡將許之程昱止太祖太祖從

之冬十月太祖至東阿是歲穀一斛五十餘萬錢人相食乃罷吏

兵新募者陶謙死劉備代之

二年春襲定陶濟陰太守吳資保南城未拔會呂布至又擊破之

夏布將薛蘭李封屯鉅野太祖攻之布救蘭蘭敗布走遂斬蘭等

布復從東緡與陳宮將萬餘人來戰時太祖兵少設伏縱奇兵擊

大破之魏書曰於是兵皆出取麥在者不能千人屯營不固太祖乃令婦人守陣悉兵拒之屯

西有大隄其南樹木幽深布疑有伏乃相謂曰曹操多譎勿入伏中引軍屯南十餘里

明日復來太祖隱兵從裏出半兵從外布蓋進乃令輕兵挑戰既
合伏兵乃悉乘隄步騎並進大破之獲其賊車追至其營而還 布夜走太祖復攻拔

定陶分兵平諸縣布東奔劉備張邈從布使其弟超將家屬依雍
丘秋八月圍雍丘冬十月天子拜太祖兗州牧十二月雍丘潰超
自殺夷邈三族邈詣袁術請救為其眾所殺袁州平遂東略陳地

是歲長安亂天子東遷敗于曹陽渡河幸安邑

建安元年春正月太祖軍臨武平袁術所置陳相袁嗣降太祖將

迎天子諸將或疑荀彧程昱勸之乃遣曹洪將兵西迎衛將軍董

承與袁術將葛奴拒險洪不得進汝南潁川黃巾何儀劉辟黃邵

何曼等眾各數萬初應袁術又附孫堅二月太祖進軍討破之斬

辟邵等儀及其眾皆降天子拜太祖建德將軍夏六月遷鎮東將

軍封費亭侯秋七月楊奉韓暹以天子還洛陽獻帝春秋曰天子初至洛陽幸城西故中常侍趙忠

帝使張揚繕治宮室名殿奉別屯梁太祖遂至洛陽衛京都遁遁走天子

假太祖節鉞錄尚書事獻帝紀曰又洛陽殘破董昭等勸太祖都許九

月車駕出轅轅而東以太祖為大將軍封武平侯自天子西遷朝

廷日亂至是宗廟社稷制度始立張璠漢紀曰初天子敗於曹陽欲浮河東下博中太史令王立曰自去春太白化鎮星於北斗

過天津熒惑又逆行守北河不可犯也由是天子遂不止渡河將自軹關東山立又謂不止劉又曰前太白守天關熒惑會金火交會革命之象也漢祚終矣晉魏必有興者立後數言於帝曰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代火者土也承漢者魏也能安天下者曹姓也唯天子之東也

委任曹氏而已公聞之使人語立曰知公忠於朝廷然天道深遠幸勿多言天子之東也

奉自梁欲要之不及冬十月公征奉奉南奔袁術遂攻其梁屯拔

之於是以袁紹為太尉紹恥班在公下不肯受公乃固辭以大將

軍讓紹天子拜公司空行車騎將軍是歲用棗祗韓浩等議始興

屯田魏書曰自遭荒亂率乏糧穀諸軍並起無終歲之計饑則寇略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賴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之在河北軍人仰食秦糧袁術在江淮政給蒲葦民人相食州里

蕭條公曰夫定國之術在於強兵足食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季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法也是歲乃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刻畫田官所在積穀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

兼滅羣賊呂布襲劉備取下邳備來奔程昱說公曰觀劉備有雄才

而甚得眾心終不為人下不如早圖之公曰方今收英雄時也

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張濟自關中走南陽濟死從子繡領其

錄

二年春正月公到宛張繡降既而悔之復反公與戰軍敗為流矢

所中長子昂弟子安民遇害世語曰公所乘馬名絕影為流矢所中傷頸及足非中

公乃引兵還舞陰繡將騎來鈔公擊破之繡奔穰與劉表合公謂

諸將曰吾降張繡等失不便取其質以至於此吾知所以敗諸卿

觀之自今已後不復敗矣遂還許世語曰舊制三公領兵入見皆交戰又謂而前

不復袁術欲稱帝於淮南使人告呂布布收其使上其書術怒攻布

為布所破秋九月術侵陳公東征之術聞公自來棄軍走留其將

橋蕤李豐梁綱樂就公到擊破蕤等皆斬之術走渡淮公還許公

之自舞陰還也南陽章陵諸縣復叛為繡公遣曹洪擊之不利還

屯葉數為繡表所侵冬十一月公自南征至宛魏書曰臨清亦稱亡將

將鄧濟據湖陽攻拔之生禽濟湖陽降攻舞陰下之

三年春正月公還許初置軍師祭酒三月公圍張繡於穰夏五月

劉表遣兵救繡以絕軍後獻帝春秋曰表紹叛卒請公云出豐使紹早襲許若公

將引還繡兵來公軍不得進連營稍前公與荀彧書曰賊來追吾

雖日行數里吾策之到安眾破繡必矣到安眾繡與表兵合守險

公軍前後受敵公乃夜鑿險為地道悉過輜重設奇兵會明賊謂

公為遁也悉軍來追乃縱奇兵步騎夾攻大破之秋七月公還許

荀彧問公前以策賊必破何也公曰虜過吾歸師而與吾死地戰

吾是以知勝矣呂布復為袁術使高順攻劉備公遣夏侯惇救之

不利備為順所敗九月公東征布冬十月屠彭城獲其相侯諧進

至下邳布自將騎逆擊大破之獲其驍將成廉追至城下布恐欲

降陳宮等沮其計求救於術勸布出戰戰又敗乃還固守攻之不

下時公連戰士卒罷欲還用荀攸郭嘉計遂決泗沂水以灌城月餘布將宋憲魏續等執陳宮舉城降生禽布宮皆殺之太山臧霸孫觀吳敦尹禮昌徭各聚眾布之破劉備也霸等悉從布布敗獲霸等公厚納待遂割青徐二州附於海以委焉分琅邪東海北海爲城陽利城昌慮郡初公爲兗州以東平畢諶爲別駕張邈之叛也邈劫諶母弟妻子公謝遣之曰卿老母在彼可去諶頓首無二心公嘉之爲之流涕旣出遂亡歸及布破諶生得眾爲諶懼公曰夫人孥於其親者豈不亦忠於君乎吾所求也以爲魯相

魏書曰袁紹宿與故

太尉楊彪大長秋梁紹少府孔融有隙欲使公以他過誅之公曰當今天下土崩瓦解唯憂起輔相君長人懷快快各有自爲之心此上下相疑之秋也難以無嫌待之猶懼未信如有所除則誰不自危且夫起布衣在塵垢之間爲庸人之所陵陷可勝怨乎高祖赦雍齒之讐而群情以安如何忘之紹以爲公外託公義內實離異深懷怨望臣松之以爲楊彪亦曾爲魏武所困幾坐於死孔融竟不免於誅我豈所親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哉非知之難其在行之信矣

四年春二月公還至昌邑張楊將楊醜殺楊睦固又殺醜以其眾

屬袁紹屯射犬夏四月進軍臨河使史渙曹仁渡河擊之固使楊

故長史薛洪河內太守繆尚留守自將兵北迎紹求救與渙仁相

遇犬城交戰大破之斬固公遂濟河圍射犬洪尚率眾降封爲列

侯還軍敖倉以魏种爲河內太守屬以河北事初公舉种牟廉兗

州叛公曰唯魏种且不棄孤也及聞种走公怒曰种不南走越北

走胡不置汝也旣下射犬生禽种公曰唯其才也釋其縛而用之

是時袁紹旣并公孫瓚兼四州之地眾十餘萬將進軍攻許諸將

以爲不可敵公曰吾知紹之爲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克

而少威兵多而分晝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食雖豐

適足以爲吾奉也秋八月公進軍黎陽使臧霸等入青州破齊北

海東安留于禁屯河上九月公還許分兵守官渡冬十一月張繡

率眾降封列侯十二月公軍官渡表術自敗於陳稍困袁譚自青

州遣迎之術欲從下邳北過公遣劉備朱靈要之會術病死程昱
郭嘉聞公遣備言於公曰劉備不可縱公悔追之不及備之未東
也陰與董承等謀反至下邳遂殺徐州刺史車胄舉兵屯沛遣劉

岱王忠擊之不克

欽定春秋白備謂岱等曰使汝百人來其無如我何曹公自來未可知耳

魏略曰王忠扶風人少為亭長三輔亂忠飢乏噉人隨董南面武關值妻子伯為南州遣迎此
客入忠不欲去因率等仇逆擊之奪其兵聚眾千餘人以歸公拜忠中郎將從征討五官將知
忠嘗敬人因從駕出行令併取家 廬江太守劉勳率眾降封為列侯

五年春正月董承等謀泄皆伏誅公將自東征備諸將皆曰與公
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紹乘人後若何公曰夫劉

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為後患

孫盛魏氏春秋云答諸將曰劉備人傑也將生憂寡人
臣松之以為史之記言既多潤色故前載所連有非實

者矣後之作者又生意改之於事實也不亦彌遠乎凡孫盛製書多用左氏以易舊文如此
表 紹雖有大志而見事遲必不動也郭嘉亦勸公遂東擊備破之生

禽其將夏侯博備走奔紹獲其妻子備將關羽屯下邳復進攻之

羽降昌稀叛為備又攻破之公還官渡紹卒不出二月紹遣郭圖

淳于瓊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紹引兵至黎陽將渡河夏

四月公北救延荀攸說公曰今兵少不敵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

若將渡兵向其後者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

良可禽也公從之紹聞兵渡即分兵西應之公乃引軍兼行趣白

馬未至十餘里良大驚來逆戰使張遼關羽前登擊破斬良遂解

白馬圍徙其民循河而西紹於是渡河追公軍至延津南公勒兵

駐營南阪下使登壘望之曰可五六百騎有頃復白騎稍多步兵

不可勝數公曰勿復白乃令騎解鞍放馬是時白馬輜重就道諸

將以為敵騎多不如還保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如何去之紹騎

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至諸將復白可上馬公曰未也

有頃騎至稍多或分趣輜重公曰可矣乃皆上馬時騎不滿六百

遂縱兵擊大破之斬醜良醜良皆紹名將也再戰悉禽紹軍大震

公還軍官渡紹進保陽武關羽亡歸劉備八月紹連營稍前依沙

堤為屯東西數十里公亦分營與相當合戰不利晉鑿齒與魯仲休曰許

文也急分諸軍持之而徑從他道迎天子則時公兵不滿萬傷者十一二臣終之以為

事立濟矣紹不從曰吾嬰當先圍取之候怒

已有衆五千自後百戰百勝敗者十二三而已矣但一破黃巾受降卒三十餘萬餘所吞并不可

悉祀雖征戰損傷未應如此之少也夫結營相守異於推鋒決戰本紀云紹衆十餘萬屯營東西

數十里魏太祖雖機變無方畧不世出安有以數千之兵而得逾時相抗者哉以理而言曷謂不

然紹為屯數十里公能分營與相當此兵不得其心一也紹若有十倍之衆理應當悉力圍守使

出入斷絕而公使徐晃等擊其連車公又出驛淳于瓊等揚旌往還曾無抵闈則紹力不能制

是不得其少二也諸書皆云公玩紹衆八萬或云七萬夫八萬人奔散非八千人所能縛而紹之

大眾皆拱手就戮何緣力能制之是不得其少二也將記述者欲以少見奇非其實錄也案魏錄

傳云公與紹相持經為司隸送馬二千餘匹以給軍本紀及世語並云公時有騎六百餘匹歸馬

為安紹復進臨官渡起土山地道公亦於內作之以相應紹射營中

矢如雨下行者皆蒙楯衆大懼時公糧少與荀彧或書議欲還許或

以為紹悉衆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彊若不能制

必為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制

夫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輔以大順何向而不濟公從之孫策聞公

與紹相持乃謀襲許未發為刺客所殺汝南降賊劉辟等叛應紹

略許下紹使劉備助辟公使曹仁擊破之備走遂破辟屯袁紹運

穀車數千乘至公用荀攸計遣徐晃史渙邀擊大破之盡燒其車

公與紹相拒連月雖比戰斬將然衆少糧盡士卒疲乏公謂運者

曰却十五日為汝破紹不復勞汝矣冬十月紹遣車運穀使淳于

瓊等五人將兵萬餘人送之宿紹營北四十里紹謀臣許攸貪財

紹不能足來奔因說公擊瓊等左右疑之荀攸賈詡勸公公乃留

曹洪守自將步騎五千人夜往會明至瓊等望見公兵少出陣門

外公急擊之瓊退保營遂攻之紹遣騎救瓊左右或言賊騎稍近

請分兵拒之公怒曰賊在背後乃白士卒皆殊死戰大破瓊等皆

斬之曹瞞傳曰公聞彼來疏出迎之撫掌笑曰子卿遠來吾事濟矣既入坐謂公曰袁氏軍處

何以待之今有幾糧乎公曰尚可支一歲攸曰無是更言之又曰可支半歲攸曰足下不

欲被袁氏耶何言之不實也公曰向言哉之耳其實可一月為之奈何故曰公孤軍獨守外無救
援而內已盡此危急之日也今袁氏輜重有萬餘乘在故市烏巢屯軍無嚴備今以輕兵襲之
不意而至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公大喜乃選精銳步騎皆用袁軍旗幟衝破馬口
夜從間道出人抱束薪所歷道有問者語之曰袁公恐曹操抄略後軍遣兵以益備聞者信以為
然皆自若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大破之盡燔其糧穀寶貨斬督將眭元進騎督韓猛于呂
威璜趙叡等首割得將軍淳于仲簡鼻未死殺士卒千餘人皆取鼻牛馬割唇舌以示紹軍將士
皆惶懼時有夜得仲簡將以詣麾下公謂曰何為如是仲簡曰勝負自紹初聞公之擊瓊
天何用為問乎公意欲不殺許成曰明日鑿於鏡此益不忘人乃殺之

謂長子譚曰就彼攻瓊等吾攻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張郃

高覽攻曹洪郃等聞瓊破遂來降紹眾大潰紹及譚棄軍走渡河

追之不及盡收其輜重圖書珍寶虜其眾

獻帝起居注曰公上言大將軍鄴侯袁紹前與冀州牧韓馥立故人

司馬劉虞刻作金璽遣故任長

韓金銀印李康計吏皆往詣紹從弟濟陰太守致與紹書云今海內喪敗天意實在我家神應有

徵當在尊兄南兄部下欲使即位南兄言以年則北兄長以位則北兄重便欲送會曹操斷道

紹宗決累世受國重恩而西逆

于瓊等八人皆逐大破潰紹與

逆走凡斬首七萬餘級輜重財物巨億

公收紹書中得許下及軍中人書皆

焚之

魏氏春秋曰公不當紹一編

冀州諸郡多舉城邑降者初桓帝時有黃

星見於楚宋之分邊

東殷雋

善天文言後五十歲當有真

人起於梁沛之間其鋒不可當至是凡五十年而公破紹天下莫

敵矣

六年夏四月揚兵河上擊紹倉亭軍破之紹歸復收散卒攻定諸

叛郡縣九月公還許紹之未破也使劉備略汝南汝南賊共都等

應之遣蔡揚擊都不利為都所破公南征備備聞公自行走奔劉

表都等皆散

七年春正月公軍譙令曰吾起義兵為天下除暴亂舊土人民死

喪略盡國中終日行不見所識使吾懷愴傷懷其舉義兵已來將

士絕無後者求其親戚以後之授上田官給耕牛置學師以教之

為存者立廟使祀其先人魂而有靈吾百年之後何恨哉遂至浚

儀治睢陽渠遣使以太牢祀橋玄

發賞令載公祀文曰後太尉橋玄誨教明德汎矣吾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頑鄙之姿為大君子所納增宗益觀皆由獎助猶仲尼稱不如顏淵季生之厚歎賈復士死知已懷此無忘又承從容約誓之

過相沃時車過三步腹痛勿怪雖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屬好胡肯為此辭手匪謂盡念能
謂已疾懷舊惟顧念之悽愴奉命東征也次都里北望貴王乃心陵墓裁致薄奠公其尚賢進

軍官渡紹自軍破後發病歐血夏五月死小子尚代譚自號車騎
將軍屯黎陽秋九月公征之連戰譚尚數敗退固守

八年春三月攻其郭乃出戰擊大破之譚尚夜遁夏四月進軍鄴
五月還許留賈信屯黎陽巴西令曰司馬法將軍死綏魏書云綏却也

故趙括之母乞不坐括是古之將者軍破於外而家受罪於內
也自命將征行但賞功而不罰罪非國典也其令諸將出征敗軍

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魏書嚴庚申令曰議者或以軍吏雖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部
國之委所謂可與適道不可與權管仲曰使賢者食於能則上

尊關士食於功則卒輕於死二皆設於國則天下治未聞無能之人不調之士並受祿賞而可以
立功與國者也故明君不官無功之臣不賞不戰之士治平尚德行有事賞功能論者之言一似
登觀虎秋七月令曰喪亂已來十有五年後生者不見仁義禮讓之風

吾甚傷之其令郡國各修文學縣滿五百戶置校官選其鄉之俊
造而教學之庶幾先王之道不廢而有以益於天下八月公征劉

表軍西平公之去鄴而南也譚尚爭冀州譚為尚所敗走保平原
尚攻之急譚遣辛毗乞降請救諸將皆疑荀攸勸公許之魏書曰公云
伐攻古布表

不為寇官渡之役不救表紹此自守之賊也宜為後圖譚尚狡滑當
乘其亂縱譚挾詐不終米手使我破尚偏收其地利自多矣乃許之
公乃引軍還冬十
月到黎陽為子整與譚結婚魏書曰紹死至此過周五月耳譚雖出後其伯不為
紹三年而於其井之內以行吉禮悼矣魏武或以權

陽平率其眾降封為列侯魏書曰譚之圍解陰以將軍印綬假曠曠受印送之公曰
我固知譚之有小計也欲使我攻尚得以其間略民聚眾

九年春正月濟河遏淇水入白溝以通糧道二月尚復攻譚留蘇
由審配守鄴公進軍到洹水由降既至攻鄴為土山地道武安長

尹楷屯毛城通上黨糧道夏四月留曹洪攻鄴公自將擊楷破之
尚將沮鵠守邯鄲沮者澗河朔間今猶
有其姓魏沮授子也又擊拔之易陽令韓範涉

滎岐舉縣降賜爵關內侯五月毀土山地道作圍塹決漳水灌

此尚之破可得自強以乘我
英也尚破我盛何歎之乘乎

宜與之約言今云結婚
未必便以此年成禮

魏書曰紹死至此過周五月耳譚雖出後其伯不為
紹三年而於其井之內以行吉禮悼矣魏武或以權

魏書曰公云
伐攻古布表

魏書云綏却也
有前一尺無却

城餓死者過半秋七月尚還救鄴諸將皆以為此歸師人自為戰不如避之公曰尚從大道來當避之若循西山來者此成禽

耳尚果循西山來臨滏水為營曹瞞傳曰遣候者數部前後參之皆曰定從西道已在邯鄲公大喜會諸將曰孤已得冀州諸君知

豫州刺史陰夔及陳琳乞降公不許為圍益急尚夜遁保祁山追擊之其將馬延張顛等臨陣降衆大潰尚走中山盡獲其輜重得

尚印綬節鉞使尚降人示其家城中崩沮八月審配兄子榮夜開

所守城東門內兵配逆戰敗生禽配斬之鄴定公臨祀紹墓哭之

流涕慰勞紹妻還其家人寶物賜雜繒絮廩食之孫盛云昔者先王之為

方而何所可據公曰足下意以為何如紹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

兼戎狄之衆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公曰吾任天下之智力

以道御之無所不可傳子曰太師又云湯武之王豈同上哉九月令曰河北罹

表氏之難其令無出今年租賦重豪彊兼并之法百姓喜悅魏書載

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表氏之治也便豪彊廢怨戾兼并下民貧弱

代出租賦鬻家財不足應命審配宗族至乃歲匿罪人馮通逃主欲望百姓親附甲兵強盛豈

可得邪其收田租畝四升戶出絹二匹錢一斤而已他不得擅天子以公領冀州牧公

讓還兗州公之圍鄴也譚略取甘陵安平渤海河間尚敗還中山

譚攻之尚奔故安遂并其衆公遣譚書責以負約與之絕婚女還

然後進軍譚懼拔平原走保南皮十二月公入平原略定諸縣

十年春正月攻譚破之斬譚誅其妻子冀州平魏書曰公攻譚且及日中不

皆一之於法是月表熙大將焦觸張南等叛攻熙尚熙尚奔三郡

烏丸觸等舉其縣降封為列侯初討譚時民亡椎冰臣松之以為討譚

時下令曰其與表氏同惡者與之更始令民不得復私讎禁厚葬

破陷

時

時

時

惟冰以通船
氏俾後而亡

令不得降頃之民有詣門首者公謂曰聽汝則違令殺
汝則誅首歸深自藏無為吏所獲民垂泣而去後竟捕得夏四月
黑山賊張燕率其眾十餘萬降封為列侯故安趙犢霍奴等殺幽
州刺史涿郡太守三郡烏丸攻鮮于輔於獷平獷平書郡國志曰獷
平縣名屬漁陽郡秋八
月公征之斬犢等乃渡潞河攻獷平烏丸奔走出塞九月令曰阿
黨比周先聖所疾也聞冀州俗父子異部更相毀譽昔直不疑無
兄世人謂之盜嫂第五伯魚三娶孤女謂之搗婦翁王鳳擅權谷
永比之申伯王商忠議張匡謂之左道此皆以白為黑欺天罔君
者也吾欲整齊風俗四者不除吾以為羞冬十月公還鄴初袁紹
以甥高幹領并州牧公之拔鄴幹降遂以為刺史幹聞公討烏丸
乃以州叛執上黨太守舉兵守壺關口遣樂進李典擊之幹還守
壺關城

十一年春正月公征幹幹聞之乃留其別將守城走入匈奴求救

於單于單于不受公圍壺關三月拔之幹遂走荊州上洛都尉王

琰捕勅之秋八月公東征海賊管承至淳于遣樂進李典擊破之

承走入海島割東海之襄賁郯戚以益琅邪省昌慮郡魏書載一月乙
亥令曰天治世

御案建立輔弼誠在而從詩稱聽用我謀庶無大悔斯實君臣懇懇之求也吾克重任每懼失中
頻年以來不開嘉謀豈吾開延不動之咎邪自今以後諸掾屬治中別駕當以月旦各名其失吾
將覽焉三郡烏丸承天下亂破幽州略有漢民合十餘萬戶袁紹皆立

其首豪為單于以家人子為己女妻焉遼西單于蹋頓尤彊為紹

所厚故尚兄弟歸之數入塞為害公將征之鑿渠自呼池入派水

孤音名平虜渠又從洵河口洵音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

十二年春二月公自淳于還鄴丁酉令曰吾起義兵誅暴亂於今

十九年所征必克豈吾功哉乃賢士大夫之力也天下雖未悉定

吾當要與賢士大夫共定之而專饗其勞吾何以安焉其促定功

吾當要與賢士大夫共定之而專饗其勞吾何以安焉其促定功

行封於是大封功臣二十餘人皆為列侯其餘各以次受封及復

死事之孤輕重各有差魏書載公令曰昔趙奢賈譽之高將也受賜千金一朝散之故能濟成大功永世流聲吾讀其文未嘗不慕其為人與諸將

士大夫共從戎事幸賴賢人不愛其謀群士不遺其力是以夷險平亂而吾得編大賞戶邑三萬

建思實嬰蒙全之義今分所受租與諸將祿屬及故戍於陳蔡者庶以壽客眾勞不擅大惠也宜

差死事之孤以相殺及之若年股用將北征三郡烏丸諸將皆曰袁尚亡虜耳

夷狄貪而無親豈能為尚用今深入征之劉備必說劉表以襲許

萬一為變事不可悔惟郭嘉策表必不能任備勸公行夏五月至

無終秋七月大水傍海道不通田疇請為鄉導公從之引軍出盧

龍塞塞外道絕不通乃灑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岡涉鮮

卑庭東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虜乃知之尚熙與蹋頓遼西單于樓

班右北平單于能臣抵之等將數萬騎逆軍八月登白狼山卒與

虜遇眾甚盛公車重在後被甲者少左右皆懼公登高望虜陣不

整乃縱兵擊之使張遼為先鋒虜眾大崩斬蹋頓及名王巴下胡

漢降者二十餘萬口遼東單于速僕丸及遼西北平諸豪棄其種

人與尚熙奔遼東眾尚有數千騎初遼東太守公孫康恃遠不服

及公破烏丸或說公遂征之尚兄弟可禽也公曰吾方使康斬送

尚熙首不煩兵矣九月公引兵自柳城還曹瞞傳曰時寒且旱二百里無復

繁地入三十餘丈乃得水既還科問前諫者眾莫知其故人人皆懼公皆厚賞之曰孤前行

乘危以微辭難得之天所佑也故不可以為常諸君之諫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勿難言之康

即斬尚熙及速僕丸等傳其首諸將或問公還而康斬送尚熙何

也公曰彼素畏尚等吾急之則并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十

一月至易水代郡烏丸行單于普富盧上郡烏丸行單于那樓將

其名王來賀

十三年春正月公還鄴作玄武池以肄舟師肆以四反三漢罷三公官

置丞相御史大夫夏六月以公為丞相獻帝起居注曰使太常徐璆即授印綬

賢行狀曰璆字孟平廣陵人少植清爽立朝正色歷任城汝南東海三郡所在化行被徵當還為

家術所劫術借號欲授以上八之位璆終不為屈術死後璆得術璆致之漢朝拜衛尉太常公為

丞相以位 秋七月公南征劉表八月表卒其子琮代屯襄陽劉備屯

樊九月公到新野琮遂降備走夏口公進軍江陵下令荆州吏民

與之更始乃論荆州服從之功侯者十五人以劉表大將文聘為

江夏太守使統本兵引用荆州名士韓嵩鄧義等

衛恒四體書勢序曰上谷王次仲善隸書始為

楷法至靈帝好書世多能者師宜官為最其於其能每書輒刺其札深鵠乃益為版而飲之

酒候其醉而竊其札鵠卒以書至選部尚書於是公欲為洛陽令鵠以為北都尉後依劉表

及荆州平公募求鵠鵠懼自請門署軍假司馬使在秘書以勤書自效公嘗縣著帳中及以釘

壁玩之謂勝宜官鵠字孟黃少定人魏公威顯署皆鵠書也 皇甫謐連士傳曰汝南王儁字子

文少為范滂許章所識與南思岑廷善公之為布衣特愛儁儁亦稱公有治世之具及袁紹與弟

術喪母歸葬汝南儁與公會一會者三萬人公於外密語儁曰天下將亂為亂魁者必此二人也

欲濟天下為百姓請命不先味 此二子胤今作矣儁曰如卿之言濟天下者舍卿復誰相對而笑

儁為人外靜而內明不應州郡 三府之命公車微不到避地居武陵歸儁者一百餘家帝之都許

復徵為尚書又不就劉表見之 覆陰與紹通儁謂表曰曹公天下之雄也必能興霸道繼桓文之

功者也今乃釋近而就遠如有一朝之急遙望漢北之救不亦難乎表不從儁年六十四以壽終

千武陵公聞而哀傷及平荆州台臨 益州牧劉璋始受徵役遣兵給軍十二月

江而迎喪改葬于江陵表為定也

孫權為備攻合肥公自江陵征備至巴丘遣張意救合肥權聞意

至乃走公至赤壁與備戰不利於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軍還

備遂有荆州江南諸郡

山公載記曰公船艙為備所燒計中從者道表歸還先所陷藉陷泥中死者甚眾軍既得出公 大喜諸將問之公曰劉備善將也但得計少竟向使早放

火吾徒無類矣備壽亦放火而無所及 孫盛異同評曰按吳志劉備先破公軍然後圍攻合肥

而此記云權先攻合肥後有赤壁之事二者不同吳志為是

十四年春三月軍至譙作輕舟治水軍秋七月自渦入淮出肥水

軍合肥辛未令曰自頃已來軍數征行或遇疫氣吏士死亡不歸

家室怨曠百姓流離而仁者豈樂之哉不得已也其令死者家無

基業不能自存者縣官勿絕廩長吏存恤撫循以稱吾意置揚州

郡縣長吏開芍陂屯田十二月軍還譙

十五年春下令曰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曷嘗不得賢人君子與

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賢也曾不出閭巷豈幸相遇哉上之人

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孟公綽為趙魏老

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

世今天下得無被褐懷玉而釣於渭濱者乎又得無盜嫂受金而

未遇無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

冬作銅爵臺魏武故事載公十月二日已亥令曰孤始舉孝廉年少自以本非農穴知名之

士恐為海內人之所見凡愚欲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名立譽使世士明

理之故在濟南始除殘去穢平心選舉遠近諸常待以為強豪所忿恐致家禍故以病還去官之

後年紀尚少領視同歲中年有五十未名為老內自圖之從此却去二十年待天下清乃與同歲

中始舉者等耳故以四時歸鄉里於進東五十里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求底下之地欲

以泥水自藏絕實客往來之望然不能得如意後徵為都尉遠典軍校尉意遂更欲為國家討賊

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將軍然後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值董卓之

難與舉義兵是時合兵能多耳然常自損不欲多之所以然者兵多意盛與強敵爭尚更為禍

如故汴水之戰數千後還到揚州更募亦復不過三千人此其本志有限也後領兗州破降黃巾

三十萬眾又表衛備號於九江下皆稱臣各門曰建號門未被皆為天子之制兩婦預爭為皇后

志計已定人有勸術使遂即帝位露布天下答言曹公尚在未可也後孤討禽其四將獲其人眾

遂使術窮亡解沮發病而死及至袁紹據河北兵勢強盛孤自度勢實不敵之但計投死為國以

義滅身是非於後幸而破紹梟其三千又劉表自以為宗室包藏奸心乍前乍却以觀世事據有

當州孤復定之遂平天下身為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矣今孤言此若為自大欲入言盡

故無諱耳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人見孤彊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

恐私心相評言有不遜之志妄相忖度每用耿耿齊桓晉文所以垂稱至今日者以其兵勢廣大

猶能奉事周室也論語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矣夫能以大事小也昔

樂毅走趙趙王欲與之圖燕樂毅伏而垂泣對曰臣事昭王猶事大王臣若獲戾放在他國沒世

然後已不忍謀趙之徒謀燕後嗣乎胡亥之殺蒙恬也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信於秦三

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其勢足以背叛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忘先王也

孤每讀此二人書未嘗不愴然流涕也孤祖父以至孤身皆當重之任可謂見信者矣以及子

植兄弟過於三世矣孤非徒對諸君說此也嘗以語妻妾皆令深知此意孤謂之言頭我萬年之

後汝曹皆當出嫁欲令傳道我心使他人皆知之孤此言皆肝膈之要也所以勸勉愚愚故心腹

孤每讀此二人書未嘗不愴然流涕也

孤祖父以至孤身皆當重之任可謂見信者矣

以及子植兄弟過於三世矣

孤非徒對諸君說此也嘗以語妻妾

皆令深知此意孤謂之言頭我萬年之

後汝曹皆當出嫁欲令傳道我心

使他人皆知之孤此言皆肝膈之要也

所以勸勉愚愚故心腹

侯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已離兵為人

所禍也既為子孫計又已收則國家阻

足是以不得莫虛

名而處實禍此所不得為也前朝恩封

三子為侯固辭不受今更欲受之非欲

復以為榮欲以為

外援為萬安計孤聞介推之避晉封申

胥之逃楚實未嘗不捨書而歎有以自

責也奉國威遠使

鉞征伐推弱以克強處小而禽大意之

所圖動無遠事心之所慮何向不濟遂

蕩平天下不辱主

命可謂天助漢室非人力也然封兼四

縣食戶三萬何德堪之江湖未靜不可

讓位至於邑

士可得而辭今上還陽夏拓若三縣戶

二萬但食武平萬戶且以分損謗議少

成風之責也

魏書曰庚辰天子報減戶五千分所讓

三縣萬五千封三

子植為平原侯

據為范陽侯約為饒陽侯食邑各五千

戶天子命公

十六年春正月

世子丕為五官中郎將領官屬為丞相

副太原商曜等以大陵叛

遣夏侯淵徐晃圍破之張魯據漢中

三月遣鍾繇討之公使淵等

出河東與繇會是時關中諸將疑繇欲

自襲馬超遂與韓遂楊秋

李瑁成宜等叛遣曹仁討之超等屯潼

關公救諸將關西兵精悍

堅壁勿與戰秋七月公西征

魏書曰議者多言關西兵強習長矛非

精選前鋒則不

可以當也公謂諸將曰戰在我非在賊

也賊雖習長矛

將使不得以刺與超等夾關而軍公急持之而潛遣徐晃朱靈等夜渡

諸君但觀之耳

與超等夾關而軍公急持之而潛遣徐晃朱靈等夜渡

諸君但觀之耳

與超等夾關而軍公急持之而潛遣徐晃朱靈等夜渡

諸君但觀之耳

與超等夾關而軍公急持之而潛遣徐晃朱靈等夜渡

諸君但觀之耳

與超等夾關而軍公急持之而潛遣徐晃朱靈等夜渡

諸君但觀之耳

與超等夾關而軍公急持之而潛遣徐晃朱靈等夜渡

諸君但觀之耳

與超等夾關而軍公急持之而潛遣徐晃朱靈等夜渡

諸君但觀之耳

與超等夾關而軍公急持之而潛遣徐晃朱靈等夜渡

諸君但觀之耳

與超等夾關而軍公急持之而潛遣徐晃朱靈等夜渡

諸君但觀之耳

與超等夾關而軍公急持之而潛遣徐晃朱靈等夜渡

諸君但觀之耳

與超等夾關而軍公急持之而潛遣徐晃朱靈等夜渡

諸君但觀之耳

與超等夾關而軍公急持之而潛遣徐晃朱靈等夜渡

諸君但觀之耳

蒲阪津據河西為營公自潼關北渡未濟超赴船急戰校尉丁斐

因放牛馬以餌賊賊亂取牛馬公乃得渡曹瞞傳曰公將過河前隊過渡超

見事急共引公入船河水急比渡流四五里超等騎追射之矢下如雨諸將見軍循河為甬

道而南賊退拒渭口公乃多設疑兵潛以舟載兵入渭為浮橋夜

分兵結營於渭南賊夜攻營伏兵擊破之超等屯渭南遣信求割

河以西請和公不許九月進軍渡渭曹瞞傳曰時公軍每渡渭輒為超騎所衝

說公曰今天寒可起沙為城以水灌之可一夜而成公從之乃多作練囊以運水夜渡兵作城比

明城立由是公軍盡得渡渭或疑于時九月水未漲凍臣松之按魏書公軍八月至潼關閏月

北渡河則其年閏八月超等數挑戰又不許固請割地求送任子公用賈

詡計偽許之韓遂請與公相見公與遂父同歲奉廉又與遂同時

儕輩於是交馬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說京都舊故拊手歡笑既罷

超等問遂公何言遂曰無所言也超等疑之魏書曰公後日思與遂等會語

可為水行馬以為防遏公然之賊將以公悉於馬上拜秦胡觀者前後重沓公笑謂賊曰爾欲觀

曹公邪亦猶人也非有四面兩口但多留耳胡前後大觀又列鐵騎五千為十重障

他日公又與遂書多所點竄知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公乃與

克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虎騎夾擊大破之斬成宜

李堪等遂超等走涼州秋奔安定關中平諸將或問公曰初賊

守潼關渭北道缺不從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引日而後北渡

何也公曰賊守潼關若吾入河東賊必引守諸津則西河未可渡

吾故盛兵向潼關賊悉眾南守西河之備虛故二將得擅取西河

然後引軍北渡賊不能與吾爭西河者以有二將之軍也連車樹

柵為甬道而南臣松之按漢高祖二年與楚戰滎陽京索之間築甬道隔河以收放倉粟

應助曰以弱渡渭為堅壘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

賊不為營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所以從其意使自安而不為

備因畜士卒之力一舉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

一道也始賊每一部到公輒有喜色賊破之後諸將問其故公答

曰關中長遠若賊各依險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來集其眾雖多莫相歸服軍無適主一舉可滅為功差易吾是以喜冬十月軍自長安北征楊秋圍安定秋降復其爵位使留撫其民人魏略曰楊秋黃初中遷討寇將軍位特進封臨涇侯以壽終十二月自安定還留夏侯淵屯長安

十七年春正月公還天子命公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劔履上殿如蕭何故事馬超餘眾梁興等屯藍田使夏侯淵擊平之割河內之蕩陰朝歌林慮東郡之衛國頓丘東武陽發干鉅鹿之甕陶曲周南和廣平之任城趙之襄國邯鄲易陽以益魏郡冬十月公征孫權

十八年春正月進軍濡須口攻破權江西營獲權都督公孫陽乃引軍還詔書并十四州復為九州夏四月至鄴五月丙申天子使御史大夫郗慮持節策命公為魏公續漢書曰帝字鴻臚山陽高平人少受業於鄴去建武初為中郎

獻帝嘗特見慮及少府孔融問融曰鴻臚何所優長融曰與通道水引與通道水北海政散民流其權安在也遂與融互相長短以至不睦公以書和解之慮從是舉勳遂為大夫

曰朕以不德少遭愍凶越在西土遷於唐衛當此之時若綴旒然公羊傳曰君若贅旒然贅猶綴也何休云旒旂旒也以旒譬者言為下所執持上下兩也宗廟乏祀社稷無位群凶覬覦分裂

諸夏率土之民朕無獲焉即我高祖之命將墜於地朕用夙興假寐震悼於厥心曰惟祖惟父股肱先正文侯之命曰亦惟先正鄭玄云先正先臣謂公卿大夫也其孰能

恤朕躬乃誘天衷誕育丞相係乂我皇家弘濟于艱難朕實賴之今將授君典禮其敬聽朕命昔者董卓初興國難群后釋位以謀

王室左氏傳曰諸侯釋位以間王政服度曰言諸侯釋其私政而立王室君則攝進首啓戎行此君之忠於本朝也後及黃巾反易天帝侵我三州延及平民君又翦之以寧東

夏此又君之功也韓暹楊奉專用威命君則致討克黜其難遂遷許都造我京畿設官兆祀不失舊物天地鬼神於是獲乂此又君

之功也袁術僭逆肆於淮南懾憚君靈用丕顯謀斬陽之役橋梁

授首稜威南邁術以隕潰此又君之功也迴戈東征呂布就戮乘
轂將返張楊殂斃眭固伏罪張繡稽服此又君之功也表紹逆亂

天常謀危社稷憑恃其眾稱兵內侮當此之時王師寡弱天下寒
心莫有固志君執大節精貫白日奮其武怒運其神策致屈官渡

大殲醜類詩曰攷天之屬土也之野鄭玄云屆極也鴻範曰罔則殛死俾我國家拯於危墜此又君之功

也濟師洪河拓定四州袁譚高幹咸梟其首海盜奔迸黑山順軌

此又君之功也烏丸三種崇亂二世袁尚因之逼據塞北東馬縣

車一征而滅此又君之功也劉表背誕不供貢職王師首路威風

先逝百城八郡交臂屈膝此又君之功也馬超成宜同惡相濟濱

據河潼求逞所欲殄之渭南獻馘萬計遂定邊境撫和戎狄此又

君之功也鮮卑丁零重譯而至單于白屋請吏率職此又君之功

也君有定天下之功重之以明德班敘海內宣美風俗旁施勸教

恤慎刑獄吏無苛以民無懷慝敦崇帝族表繼絕世舊德前功罔

不咸秩雖伊尹格于皇天周公光于四海方之蔑如也朕聞先王

竝建明德胙之以土分之以民崇其寵章備其禮物所以藩衛王

室左右厥世也其在周成管蔡不靜懲難念功乃使邵康公賜齊

太公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五侯九伯

實得征之世祚太師以表東海爰及襄王亦有楚人不供王職又

命晉文登為侯伯錫以二輅虎賁鈇鉞柙鬯弓矢大啓南陽世作

盟主敬周室之不壞繫二國是賴今君稱丕顯德明保朕躬奉答

天命導揚弘烈綏爰九域莫不率俾盤庚曰綏爰有眾鄭玄曰爰於也安隱於其眾也君爽曰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幸備

並備使也四海之國日出所照無不循度而可使也功高於伊周而賞卑於齊晉朕甚慙焉朕以眇

眇之身託於兆民之上永思厥艱若涉淵冰非君攸濟朕無任焉

今以冀州之河東河內魏郡趙國中山常山鉅鹿安平甘陵平原

凡十郡封為魏公錫君玄土苴以白茅爰契爾龜用建冢社昔在周室畢公毛公入為卿佐周邵師休出為二伯外內之任君實宜之其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又加君九錫其敬聽朕命以君經緯禮律為民軌儀使安職業無或遷志是用錫君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君勸分務本穡人昏作魏庚曰噫農自安不昏作勞郡玄云昏勉也粟帛滯積大業惟興是用錫君充冕之服赤舄副馬君敦尚謙讓俾民興行少長有禮上下咸和是用錫君軒縣之樂六佾之舞君翼宣風化爰發四方遠人革面華夏充實是用錫君朱戶以居君研其明哲思帝所難官才任賢群善必舉是用錫君納陛以登君秉國之鈞正色處中纖毫之惡靡不抑退是用錫君虎賁之士三百人君糾虔天刑章厥有罪糾虔天刑語在四語章昭注曰糾察也虔及也刑也犯關于紀莫不誅殛是用錫君鈇鉞各一君龍驤虎視旁眺八維掩討逆節折衝四海是用錫君彤弓

一彤矢百筈弓十旅矢千君以溫恭為基季友為德明允篤誠感於朕思是用錫君秬鬯一卣圭瓚副焉魏國置丞相已下群卿百僚皆如漢初諸侯王之制往欽哉敬服朕命簡恤爾眾時亮庶功用終爾顯德對揚我高祖之休命後漢尚書左丞潘勗之辭也勗字元茂陳留中牟人魏書載公令曰夫受九錫廣聞上守周公

其人也漢之異姓八王者與高祖俱起布衣初定王業其功至大吾何可比之前後 虞於是中軍師王陵謝亭侯荀悅前軍師東武亭侯鍾繇左軍師涼茂右軍師毛玠平虜將軍華歆劉劭建武將軍滿寵亭侯劉若伏波將軍高安侯夏侯惇揚武將軍鄧亭侯王忠宣威將軍樂鄉侯劉展建忠將軍昌鄉亭侯鄧于輔奮武將軍安國亭侯程昱太中大夫鄧鄉侯賈詡車師祭酒千秋亭侯鄧昭都亭侯蔣洪南鄉亭侯董榮關內侯王榮博望祭酒王選表漢王朗張承任藩杜襲中護軍國明亭侯曹洪中領軍萬歲亭侯韓浩行騎將軍安平亭侯曹仁領護軍將軍上國長史高順謝良袁霸等勸進曰自古三代昨臣以上受命封侯輔佐皆所以褒功賞德為國藩衛也往者天下崩亂群凶豪起顛越跋扈之險不可忍言明公奮身出命以徇其難誅二袁篡盜之逆或黃巾賊亂之類於表首逆爰發荒穢沐浴霜露二十餘年書契以來未有若此功者昔周公承文武之遺愛已成之業高祖聖筆拱揖群后商奄之勤不過二年呂望因三分有二之形據八

百諸侯之勢曹把危誠一特指應然皆大啓上守跨州兼國周公八子並為侯伯白往群卿郡祀天地典贊備物器則于室蔡章龍盛如此之弘也逮至漢興佐命之臣張耳吳芮其功至薄亦運城關地南而制此皆明君達主行之於上賢臣聖宰受之於下三代令典漢帝明訓今比勞則周呂進計功則張良儼論制曲齊魯重言地則長沙多然則魏國之封九錫之榮况於舊實猶優玉而錫焉也且列侯諸將皆能驅得羸微勞佩紫懷黃蓋以自徵亦將因此傳之萬世而明公獨辭賞於上將使其下不曰安上章至初歡心下失冠帶至望忘輔弼之大義信死夫之加行

既等所大懼也於是公不為重但受魏郡侯事復曰伏見魏國初封聖朝發慮稽謀秦然後
策命而明公久理上括不即人謂今既度本朝命願眾望又欲辭多當少讓九爰一是猶漢朝
之賞不行而彼等之請不許也昔齊魯之封竟有東海疆域非賦四百萬家其隆業廣易以立功
故能成翼戴之勳立一匡之功今魏國雖有十郡之名猶滅於曲阜計其戶數不能參半以藩衛
王室立垣樹屏猶未足也且魏國之危亡在秦無補之禍恐憂日震蕩之難託忠賢廢是為顯明
公恭承帝命無敢專違公乃受命魏郡公上書謝曰臣蒙先帝厚恩致位郡守受姓感恩
望畢足非敢希望高位也臣聞運會重卓作亂當死雖故敢奮身出命捐軀寧家遂備千載之
運奉使臣下當二表矣涕洟悔之際陛下與臣寒心同憂願瞻京師進受命常恐君臣俱陷虎
口誠不自意能令負領賴祖宗靈祐醜類滅滅得使微臣竊名其間陛下加以恩授以上相封爵寵
繚豐大弘厚生乎二朝實不望也且與心計幸且待罪係持列侯遣付子孫自託聖世永無憂責
不意陛下乃發盛意開國備湯以賜愚臣地比齊魯禮同藩王非臣無功所宜膺據歸情上聞不
蒙聽許嚴詔切至誠使臣心內知備迫伏自惟查列在大臣命制生宰身非已有豈敢自私自遂其
愚意亦將黜退今就初限今奉端上備款蒲輪非敢遂期慮有後秋七月始建魏社稷
世至於父子相承終身奉命惟願厚恩天威在相棟懼受詔

宗廟天子媽公三女為貴人少者待年於國

九月作金虎臺鑿渠引漳水入白溝以通

魏氏春秋曰以荀攸為尚書令涼茂為僕射毛萇為

河冬十月分魏郡為東西部置都尉十一月初置尚書侍中六卿

魏氏春秋曰以荀攸為尚書令涼茂為僕射毛萇為

馬超在漢陽復因羌胡為害

氏王千萬叛應超屯興國使夏侯淵討之

十九年春正月始耕籍田南安趙衢漢陽尹奉等討超梟其妻子

超奔漢中韓遂徙金城入氏王千萬部率羌胡萬餘騎與夏侯淵

戰擊大破之遂走西平淵與諸將攻興國屠之省安東永陽郡安

定太守毋丘興將之官公戒之曰羌胡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

慎勿遣人往善人難得必將教羌胡妄有所請求因欲以自利不

從便為失異俗意從之則無益事興至遣校尉范陵至羌中陵果

教羌使自請為屬國都尉公曰吾預知當爾非聖也但更事多耳

獻帝起居注由使行太常事大司農安陽侯王邑與宗正劉艾皆持節介者五人齎東帛驎馬及

給事黃門侍郎掖廷丞中常侍上人迎二貴人於魏公園二月癸亥又於魏公宗廟檢三貴人印

授甲子詣魏公宮延秋門迎貴人升車魏遣郎中令少府博上御府乘黃廐令宗相掾賜侍送貴

人癸酉二貴人至泊署中遣侍中丹將元從虎賁前後驍驍往迎之乙亥二貴人入宮御史大夫

中二千石將大夫議郎會殿中魏國二卿三月天子使魏公位在諸侯王上改授金璽赤紱遠游冠

軍傳幹諫曰治天下之大具有二文與武也用武則先威德足以相濟而後王道備矣往者天下大亂上下失序明公用武據之十平其九今承王命者吳與蜀也吳有長江之

險獨有崇山之阻難以威服易以誨懷愚以為可且披甲擐兵息軍養士分土定封論功行賞若此則內外之心固有功者勸而天下知制矣然後漸興學校以導其善性而長其義節公神武震於四海若修文以濟之則普天之下無思不服矣今幾十萬之衆頓之長江之濱若賊負固深藏則十馬不能逞其能奇變無所用其權則大威有屈而敵心未能服矣惟明公思慮深遠千戚之義全成委德以道制勝公不從軍遂無功於初隴而宋楚自稱河首平漢王聚眾

枹罕改元置百官三十餘年遣夏侯淵自與國討之冬十月屠枹

罕斬建涼州平公自合肥還十一月漢皇后伏氏坐昔與父故屯騎

校尉完書云帝以董承被誅怨恨公辭甚醜惡發聞后廢黜死兄

弟皆伏法曹瞞傳曰公遣華歆勸兵入宮收后后閉戶僂壁中歆壞戶壁牽后出帝時與御史大夫郗慮坐后被髮徒跣過執帝手曰不能復相活邪帝曰我亦不自知命

在何時也帝謂慮曰郗公天下寧有是邪遂將后殺之完及宗族死者數百人

十二月公至孟津天子命公置旄頭宮

殿設鍾虡乙未令曰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

有行也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邪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

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廢乎有司明思此義則士無遺滯官無

廢業矣又曰夫刑百姓之命也而軍中典獄者或非其人而任以

三軍死生之事吾甚懼之其選明達法理者使持典刑於是置理

曹掾屬

二十年春正月天子立公中女為皇后省雲中定襄五原朔方郡

郡置一縣領其民合以為新興郡三月公西征張魯至陳倉將自

武都入氏氏人塞道先遣張郃朱靈等攻破之夏四月公自陳倉

以出散關至河池氏王寶茂眾萬餘人恃險不服五月公攻屠之

西平金城諸將麴演蔣石等共斬送韓遂首典略曰遂字文約始與同郡邊章俱著名西州章為都督從事

遂奉計詣京師何進宿開其名特與相見遂說進使誅諸閹人進不從乃求歸會涼州宋揚此宮

玉等及來草遂為主章尋病卒遂為楊等所劫不得已遂阻兵為亂積三十二年至是乃死年七十餘矣劉艾靈帝

紀曰章一名元 秋七月公至陽平張魯使弟衛與將楊昂等據陽平

關橫山築城十餘里攻之不能拔乃引軍還賊見大軍退其守備

解散公乃密遣解慟高祚等乘險夜襲大破之斬其將楊任進攻

衛衛等夜遁魯潰奔巴中公軍入南鄭盡得魯府庫珍寶魏書曰軍自武都山

行千里升降險阻軍人勞苦
公於是大發糈莫不忘其勞
巴漢皆降復漢寧郡為漢中分漢中之安陽西

城為西城郡置太守分錫上庸郡置都尉八月孫權圍合肥張遼

李典擊破之九月巴七姓夷王朴胡寶邑侯杜濩舉巴夷寶民來

附孫盛曰朴音字獲音戶於是分巴郡以胡為巴東太守濩為巴西太守皆封列

侯天子命公承制封拜諸侯守相孔衍漢魏春秋曰天子以公典任于外臨事之

曰夫軍之大事在法賞罰勸善懲惡宜不旋時故司馬法曰賞不逾日者欲民速觀為善之利也

昔在中興鄧禹入關示制拜軍祭酒李文為河東太守來欽又承制拜高峻為通路將軍察其本

傳皆非先請明臨事制印也斯則世祖神明權達損益益所用連示威懷而著鴻勳也其春秋之

義大夫出疆有專命之事苟所以利社稷安國家而已况君兼任二伯師尹九有實征夷夏軍行

審旬之外失得在於斯須之間停賞候詔以滯世務因非朕之所圖也自今已

後臨事所發當加寵號者其便刻印章假授感使忠義得相獎勵勿有疑焉冬十月始置

名號侯至五大夫與舊列侯關內侯凡六等以賞軍功魏書曰置名號

中侯尚十七級皆金印紫綬又置關內外侯十六級銅印龜紐墨綬五大夫十五級銅印

環紐亦墨綬皆不食租與舊列侯關內侯凡六等臣松之以為今之虛封益自此始 十一

月魯自巴中將其餘眾降封魯及五子皆為列侯劉備襲劉璋取

益州遂據巴中遣張郃擊之十二月公自南鄭還留夏侯淵屯漢

中是行也仲中王業作五言詩以美其事曰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所從神且武安得久勞師

相公征關右赫怒振天威一舉滅瓚虜再舉服羌夷西收邊地賊忽若俯拾遺陳賁越山嶽酒

肉淪川坻軍中多饒飲人馬皆溢肥徒行兼乘還空出有

餘資拓土三千里往及連如飛歌舞入鄴城所願獲無違

二十一年春二月公還鄴魏書曰辛未有司以太牢告至策勳于廟甲子始春祠令

殿今有事于廟而解履是尊先公而替王命敬父祖而簡君主故吾不敢解履上殿也又臨祭就

洗以手擬水而不盥夫盥以潔為敬未聞擬向不盥之禮且祭神如神在故吾親受水而盥也又

降神禮訖下階就幕而立須奏樂畢竟似若不忽烈祖遲祭不速訖也故吾且俟樂闋送神乃起

也受時納神以授侍中此為敬恭不終實也古者親執祭事故吾親納于神終抱而歸也仲尼曰

誰違眾吾從下二月壬寅公親耕籍田魏書曰有司奏四時講武於農隙漢承秦制三

士為八陣進退名曰乘之今金革未偃士民素習自今已後可無四時

講武但以立秋擇吉日大朝車騎號曰治兵上合禮名下承漢制奏可

夏五月天子進公

爵為魏王

氏姓延于子孫庶姓之與親豈有殊焉昔我聖祖受命初業肇基造我區夏肇古

今之制通爵等之差盡封山川以立藩屏使異姓親戚竝列土地據國而上所以保又天命安固

萬嗣歷世承平臣主無事世祖中興而時有難易是以曠年數百無異姓諸侯王之位朕以不德

繼序弘業遺率土分崩群兇縱毒自西徂東幸苦罕約當此之際唯恐漸入於難以羞先帝之盛

德賴皇天之靈俾君秉義奮身震迅神武捍朕於艱難獲保宗廟華夏遺民含氣之倫莫不蒙焉

君勤過稷禹忠侔伊周而掩之以謙讓守之以彌恭是以往者初開魏國躬若土宇懼君之違命

應君之固辭故且懷志屈意封君為上公欲以飲願高義須侯勳績韓遂宋建南結巴蜀薛道合

從圖危社稷君復命將龍驤虎奮其元首屠其窟窟暨至西征陽平之役親據甲冑深入險阻

夷夷奮賊殄其兇醜盡定西陲縣旌萬里聲教遠敷寧我區夏蓋唐虞之盛三后樹功文武之興

且夷作贖二祖成業英豪佐命夫以聖哲之君事為已任滿錫土班瑞以報功臣豈有如朕寡德仗君以濟而賞典不豐將何以容神靈慰萬民其今進君為魏王使使持節行御史大夫大宗正劉艾奉策聖玄土之社且以白茅金虎符第一至第五符吏守第一至十君其正王位以丞相領冀州汝如故其上魏公重綬符策敬服朕命簡而兩來克諫庶績以揚我祖宗之休命魏王上書三辭詔三報不許又手詔曰大聖以功德為高美以忠和為典訓故勅業垂名使百世可希行道制義使力行可効是以動烈無窮休光茂著覆美哉元首之聰明周邵因文武之智用雖經營庶官仰歎俯思其對豈有若君者哉朕惟古人之功美之如彼思君忠勤之績茂之如此是以每將鐵符析瑞陳禮命册寤寐慨然自忘守文之不德焉今君重違朕命因辭懇切非所以析朕心而訓後世也其抑志博節勿復固辭

魏書勢序曰梁鵠以公為北部尉曹曄傳曰為尚書右丞司馬建公所舉及公為王召建公到朝與歡飲謂建公曰孤今日可復作尉否建公曰昔舉大王時適可作尉耳王大笑建公名防司馬宜王之父臣松之按司馬彪序傳建公不為右丞疑此不然而王隱晉書云趙王篡位欲尊建公為帝博士馬平議稱京兆府君昔舉魏武帝為北部尉賦則為有徵

代郡烏丸行單于普富盧與其候王來朝天子命王女為

公主食湯沐邑秋七月匈奴南單于呼廚泉將其名王來朝待以客禮遂留魏使右賢王去卑監其國八月以大理鍾繇為相國

魏書置奉常宗正官冬十月治兵魏書曰王粲執金鼓以今立一退遂征孫權十一月至譙

二十二年春正月王軍居巢二月進軍屯江西郝谿權在濡須口築城拒守遂逼攻之權退走三月王引軍還留夏侯惇曹仁張遼

等屯居巢夏四月天子命王設天子旌旗出人稱警蹕五月作泮宮六月以軍師華歆為御史大夫

魏書曰初置備尉官秋八月王粲傳說出於賤人管仲和公賦也皆明之以典前何曹參縣吏也韓信陳平負汗等之名有見笑之恥遂能成就王業聲著千載英起會將殺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歸然在魏秦人不敢東向在楚則三晉不敢南謀今天下得無有立德之人放在民間及果勇不顧敵力戰若文俗之吏高才異質或堪為守負汗辱之各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冬十月天子命

王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設五時副車以五官中郎將丕為魏太子劉備遣張飛馬超吳蘭等屯下辯遣曹洪拒之

二十三年春正月漢太醫令吉本與少府耿紀司直韋晃等反攻許燒丞相長史王必營

魏書曰故王必營心加鐵之良吏也跌跌久朱辟之拾騏驎而弗乘焉皇運而更求哉故故許之已累所宜便以領長史統事如故必與穎川黃農中郎將嚴匡討斬之

三輔決錄注曰字德輝自以世為漢臣自日確討蔡何羅之賊擊之節累禁觀漢將移謂可李興乃喟然發憤遂與耿紀韋晃吉本太子逸遯弟穆等志無此字字行少有美名為丞相掾王甚敬異之遷侍中少府選字文然穆字思然以謙儉無有已之心風又與王必善因以問之若彼必欲挾天子以攻魏南復劉備時關羽瀕盛而王在許必與黃農許中事文然等率雜人及家僮千餘人夜燒門攻必謀遣人為內應則必中肩必不知攻方為誰以素與穆善走投韓夜嘆德祿家不知是必謂為文然等錯應曰王長史已死乎曹曹手立矣必乃更他路奔王曰必欲投韓其帳下督

謂必曰今日事竟知誰門而後入乎扶必奔南越會天明必猶在文然等眾散故敗後十餘日必
竟以刺死 獻帝春秋曰收紀是等將斬之紀呼魏王名曰恨吾不自生意竟為群兒所誤耳是
頓首搗頰以至於死 山陽公載記曰王崩之必死盛怒召漢百官詣鄴令救火者左不救
火者右衆人以爲救火者必無罪皆附左王以爲不救火者非助亂救火者實賊也皆殺之 曹

洪破吳蘭斬其將任夔等三月張飛馬超走漢中陰平氏強端斬
吳蘭傳其首夏四月代郡上谷烏丸無臣氏等叛遣鄴陵侯彰討

破之 魏書載王令曰冬天下降疫癘民有渴傷重與于外想田田少吾甚憂之其令史氏男女
女年七十已上無夫于若年十二已下無父母兄弟及目無所見于不能作足不能行而
無妻子父兄弟業者廢食終身幼者至十一已上貧窮不能自 六月令曰古之葬者必
購者隨口給貨老耄須待善者年九十已上便不事家一人

居瘠薄之地其規西門豹祠西原上爲壽陵因高爲基不封不樹
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後漢制亦

謂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將有功者宜陪壽陵其廣爲兆域使足
相容秋七月治兵遂西征劉備九月至長安冬十月宛守將侯音

等反執南陽太守劫略民吏保宛初曹仁討關羽屯樊城是月使
仁圍宛

二十四年春正月仁屠宛斬音

且康與史氏共反與關羽連和而陽功曹宗子卿

往說音曰足下順民心舉大事遂近意不墮風然執郡將逆而無諂何不遣之吾與于其戮力止
曹公領來關羽兵亦至矣音從之即遣太守于卿因夜踰城下出遂與太守收餘民圍音會曹
仁軍至 共滅之 夏侯淵與劉備戰於陽平爲備所殺三月王自長安出斜谷

軍遮要以臨漢中遂至陽平備因險拒守 九州春秋曰時王欲還出令曰難
助官屬不知所謂主蒲楊修便自 夏五月引軍還長安秋七月以夫人

卞氏爲皇后遣于禁助曹仁擊關羽八月漢水溢灌禁軍軍沒羽
獲禁遂圍仁使徐晃救之九月相國鍾繇坐西曹掾總諷反免 世

冬十月軍還洛陽 由是碎焉人軍未及諷潛結徒童又與長樂衛尉陳
孫權遣使上書以討關羽自效

王自洛陽南征羽未至晃等 魏書曰 破之羽走仁圍解王軍摩陂 魏書曰

言無臣稱說天命王以權等示外曰
帝已來政去公室國祿數絕於今
非道今日也是以極靈之聞者則固
尤以服事漢詩主計望遊無負是故
一民皆非漢有明運久已盡曆數久已終
一益黃家當與殿下應期十分天下而有其
此天人之應與否齊聲臣愚以爲虞夏不

以謙辭受則不吝諫放是天知也
蓋異代方起自古已來能除民害
庶為天下所仰焉應天順民復何疑
世壽及世諸王云相階勤王正位
之軌士從之及至王德博遠累前
為漢官求受魏印和漢方以直
二十五五年春正月至陽城
六十六世語曰太祖自漢中至洛 起 一 厥伐灌龍祠而樹血出 曹福傳曰王使工遺
令曰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畢皆除服其將兵屯戍者皆
不得離屯部有司各率乃職斂以時服無藏金玉珍寶諡曰武王

二月丁卯葬高陵魏書曰太祖自統御海內受夫群雖具行軍用師大政依孫吳之法而
書從事臨事又下為節度從今者克捷連教者負敗與虜射思思安開如不戰然及至火機
乘勝氣勢益熾故每戰必克軍無幸勝知人善察雖以偽按于禁藥道於行陣之間取張遼徐
晃於亡虜之內皆佐命立功列為名將其餘放出細破登為散守者不可勝數是以初造人業之
武並施御軍三十餘年手不捨書畫則講武策夜則思經傳登高必賦及造新詩被之管絃皆成
樂章才力絕人于射飛鳥躬禽猛獸嘗於南皮一日射雉獲六十三頭及造作宮室繕制器械無
不為之法則皆盡其意惟性節儉不為華麗後宮木不錦繡侍御履不二乘帷帳屏風璽則補納
尚薄取溫無有緣飾收拔邑得美麗之物則悉以賜有功勳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者施分毫
不與四方欲御與群下共之帝以送終之制襲前之嚴繁而無益俗又過之故而自謂終古不服

四德而已 傳曰太祖 二 奢併公文適人皆以卓帳從 大華博物志曰
漢世安平崔瑗 二 弟祖並善草書而太祖亞之恒譚蔡邕善音擊為明山下道
王九真郭凱等善 二 弟祖並善草書而太祖亞之恒譚蔡邕善音擊為明山下道
陀甘陵甘始粵城郝俊 二 弟祖並善草書而太祖亞之恒譚蔡邕善音擊為明山下道
委工服以幅巾為雅足以表節節物之徒雖為將帥皆著練中雖人祖以天下凶荒資財乏費擬
古皮弁或謙席以為恰合于簡易隨時之義以色別其貴賤于今施行可謂軍容非凶谷也 曹
瞞傳曰太祖為人平易無威重好音樂倡優作則帝以日達父被服輕裘身自佩小帶囊以盛手
巾細物時或冠帽以見賓客與人交論戲弄言和盡無所隱及歡悅大笑至以頭及杯按中
看舞皆沾酒中饋其輕易如此然持法刻嚴將有計畫勝出已者隨以法誅之及故人舊怨亦
皆無餘其所刑殺輒對之垂涕少痛之 二 弟祖並善草書而太祖亞之恒譚蔡邕善音擊為明山下道
諸之及在兗州陳留遺讓言議以侵太祖 二 弟祖並善草書而太祖亞之恒譚蔡邕善音擊為明山下道
十 弟祖並善草書而太祖亞之恒譚蔡邕善音擊為明山下道
相持於是 二 弟祖並善草書而太祖亞之恒譚蔡邕善音擊為明山下道
可以 二 弟祖並善草書而太祖亞之恒譚蔡邕善音擊為明山下道
須 二 弟祖並善草書而太祖亞之恒譚蔡邕善音擊為明山下道
太祖曰特當借君死以獻 二 弟祖並善草書而太祖亞之恒譚蔡邕善音擊為明山下道
初曰行小斛盜官穀斬之軍門 二 弟祖並善草書而太祖亞之恒譚蔡邕善音擊為明山下道

評曰漢末天下大亂 二 弟祖並善草書而太祖亞之恒譚蔡邕善音擊為明山下道
運籌演謀鞭撻宇內 二 弟祖並善草書而太祖亞之恒譚蔡邕善音擊為明山下道
因其器矯情任算不念 二 弟祖並善草書而太祖亞之恒譚蔡邕善音擊為明山下道
惡終能 二 弟祖並善草書而太祖亞之恒譚蔡邕善音擊為明山下道
成洪業者惟其明 二 弟祖並善草書而太祖亞之恒譚蔡邕善音擊為明山下道

四州疆盛莫敵太祖
奇策官方授材各
因器矯情任算不念
惡終能成洪業者惟其明

略最優也抑可謂非常之人超世之傑矣

魏書一終



三國志一

魏書二

三國志二

文帝紀第二

文皇帝諱丕字桓武帝太子也中平四年冬生於譙魏書曰帝生時

開如車蓋當其上終日望氣者以為至貴之證非人臣之氣年八歲能屬文有逸才遂博貫古今經傳諸子百家之書善騎射好擊劍舉茂才不行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十五年為司徒趙溫所

辟太祖表溫辟臣子弟選舉故不以實使建安十六年為五官中郎將副丞相

侍中守光祿勳郊應持節奉策免溫官

二十二年立為魏太子魏略曰太祖不時立太子太子自疑是時有高允召者善相人

當有小若過是無憂也後無幾太祖崩嗣位為丞相魏王袁宏漢紀載漢帝詔曰魏太

而立為皇太子至年四十而薨太祖崩嗣位為丞相魏王子不昔皇天授少顯考以翼

我皇家遂攘除群凶拓定九州弘功茂績光下宇宙朕用垂拱自康二十有餘載天不慈遺一老

永存余人早世潛神哀悼傷切不交世宜明宜秉文武紹熙前緒今使使持節御史大夫華歆

奉策詔授不丞相印綬魏王璽絨領冀州牧方今外有遺虜遐夷未賓旌鼓猶在邊境干戈不得

銷刃斯乃播揚洪烈立功垂名之秋也豈得修諒闇之禮充曾閔之志哉其敬服朕命仰弔憂懷

旁祇厥緒時亮庶功尊王后曰王太后改建安二十五年為延康元年

稱朕意於戲可不勉歟元年二月魏書載庚戌令曰關津所以通商旅池苑所以禦災荒設禁重稅非所以便民其

除池籬之禁輕關津之稅皆復付一辛亥賜諸侯王將相已下大將粟萬斛千

匹金銀各有差等遣使者循行郡壬戌以太中大夫賈詡為太尉御史大夫

國有違理捨克暴虐者舉其罪

華歆為相國大理王朗為御史大夫置散騎常侍侍郎各四人其

宦人為官者不得過諸署令為金策著令藏之石室初漢熹平五

年黃龍見譙光祿大夫橋玄問太史令單颺此何祥也颺曰其國

後當有王者興不及五十年亦當復見天事恒象此其應也內黃

殷登默而記之至四十五年登尚在三月黃龍見譙登聞之曰單

颺之言其驗茲乎魏書曰王召見登謂之曰昔成風開楚丘之繇而敬事季女鄒長信少

三百斛道歸家已卯以前將軍夏侯惇為大將軍滅貊扶餘單于焉耆于闐

王皆各遣使奉獻魏書曰丙戌今史官奏修重黎義和之職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以

毛珣奉常王修涼茂郎中令衣與上府謝靈夙潛中尉徐爽國淵等皆忠直在朝履蹈仁義並早即世而主孫陵遲惻然愍之其皆拜子男為郎中夏四月丁巳饒

安縣言白雉見魏書曰賜饒安田租渤海郡百戶牛庚午大將軍夏侯惇薨

魏書曰王素服幸都東城門發家孫盛曰在禮五月戊寅天子命王追尊王祖

太尉曰太王夫人丁氏曰太王后封王子叡為武德侯魏書曰以荀中

傳今日龍淵太阿出昆吾之命和氏之璆山升畢之田鑿之以砥礪錯之以他山故能致連是

城之價為命世之寶學亦人之砥礪也博篤學大儒勉以經學輔實言曰父人侍職明其志

月馮翊山賊鄭甘王照率眾降皆封列侯魏書曰初鄭甘王照及盧水胡率

欲有令吾討鮮卑者吾不從而降又有欲使吾及今秋討盧水胡者吾不聽令之降皆魏武侯

一謀而當有自得之色見議李悝吾今說此非自是也徒以為坐而降之其功大於助兵革也酒

泉黃華張掖張進等各執太守以叛金城太守蘇則討進斬之華

降華後為兖州刺史見王凌傳六月辛亥治兵於東郊魏書曰公卿相儀王庚午遂南征

魏書曰王將出征度支中郎將新平霍性上疏諫曰臣聞文王與紂之事是時天下括骨充怨

自君子莫肯用訊今大王體剛乾坤廣闊四聽使賢愚各建所規伏惟先王功無與比而今能言

之類不稱為德故聖人曰得百射之意心兵書曰戰危事也是以六國力戰強秦承弊幽王不爭

周道用典愚謂大王且當委重本朝而守其維此威虎臥功業可成而令勸其便更起兵者凶

器必有凶擾擾則思亂亂出不意臣謂是危危於聖躬昔夏啓隱神三年易有不遠而復論有不

任雖知言觸龍麟阿諛近福竊感所誡三事大夫其長短臣沐浴先王之遇又初改政復安重

通帝怒遣刺奸諫考竟殺之既而悔之三事大夫秋七月庚辰令曰軒轅有明臺

之議放勛有衢室之問皆所以廣詢于下也管子曰黃帝立明堂之議者上

聽於民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不蔽也百官有

司其務以職盡規諫將率時法朝士明制度牧守申政事措紳

考六藝吾將兼覽焉孫權遺使去蜀將孟達率眾降武都氏王

楊僕率種人內附居漢陽孫權遺使去蜀將孟達率眾降武都氏王

伏老攜幼首向王化者吾聞風涉之民自縞其君以歸神農曲園之眾視負其子而入鄂橋斯豈

與誰守死乎甲午軍次於譙大饗六軍及譙父老百姓于邑東遺書曰設

令曰先王皆樂其所生禮不志其本譙霸王之邦真人本出其復譙祖視二年三老吏民上壽日

又而罷丙申視祠譙陵 孫盛曰昔者先王之以季治天下也內節天性外施四海存盡其敬亡

極其哀思慕諒閭寄政冢宰故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夫然故在三之義悼臣子之恩篤

雍熙之化隆經國之道固聖人之所以通天地厚人倫顯至教敷風俗開萬世不易之典百王服

膺之制也是故喪禮素冠鄙人苦庶見之譙宰子降其仲尼發不仁之歎子請忘戚君子以爲樂

樂猶未有廢緣斬于旬朝之間釋麻杖於友哭之日者也達於漢文變易古制入道之祀一旦而

廢緣素衣於至尊四海散其過密義感關于群后大化墜於君親雖心存約慮在經論至于附

德垂聲崇化變俗固以道薄於當年風頹於百代矣且武王載主而後野不陣音實墨緣而三

爲存應務濟功服其焉害魏王既返漢制替其大禮處莫重之哀而設饗宴之樂居貽厥之始而

墜王化之基及至受禪顧納二女忘其主恤以誣先聖之典八月石邑縣言鳳皇集

天心喪矣將何以終是以知王齡之不遐下世之期促也

冬十一月癸卯令曰諸將征伐士卒死亡者或未收斂吾甚哀之

其告郡國給榘積殯斂送致其家官爲設祭榘音衛漢書高祖八月令曰士

卒從軍死者賜棺槨

也今謂之積應塚百詩曰榘車在道路世夫不得丙午行至山齋漢帝以衆望在

休陸機大墓賦曰觀細木而闕運觀洪墳而念榘

魏乃召群公卿士袁宏漢紀載漢帝詔曰朕在位三十有二載遭天下蕩覆幸賴祖宗之

以前王既樹神武之績今王又光曜明德以應其期是曆敬昭明信可知矣夫大道之行天下

爲公選賢與能故唐堯不私於厥子而名播於無窮厥羨而慕焉今其追踵堯典禪位于魏王告

祠高廟使兼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璽綬禪位册曰咨爾魏王昔

-5 75 35 945" data-label="Text">

者帝堯禪位于虞舜舜亦以命禹天命不于常惟歸有德漢道陵

吾惟春秋衰儀又即封拜達使還領新城太守近復有

遺書曰設

使樂自獻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5 425 75 945" data-label="Text">

而

亦問合知書所出合曰孔子至版也天子歷數雖百世可知是後月餘有亡人來寫得冊文卒如
合辭合長于內學關右知名魯雖有懷國之心沉溺異道變化不果察合之言後密與臣議策質
國人不能或欲西通魯即怒曰寧為魏公奴不為劉備上客也言發則痛誠有由然合迎王師
往歲病亡於鄴自臣在朝每為所親宜說此意時未有宜弗敢顯言殿下即位初年頗有異而日
月而至有命自天昭然若見然聖德洞達符表傑明實乾坤挺慶萬國作手臣母慶賀欲言合驗
事君盡禮人以為誦現臣名行礙賤入朝日淺言為罪尤自抑而已今洪澤被四表靈恩恬天地
海內翕習殊方歸服北應並集以揚休命始終允臧臣不勝喜舞謹具表通至今日以不外薄德
之人何能致此未敢當也則誠先王至德通于神明固非人力也魏王侍中劉廣辛毗劉曄尚
書令桓階尚書陳羣陳群給事黃門侍郎下悲道等言臣伏讀左中郎將李伏上事考圖緯之
言以效神明之應稽之古代未有不然者也故堯稱歷數在躬璇璣以明天道周武承祚而赤鳥
銜書漢祖木兆而神母告符季宣又徵字成木葉光武布衣名以勅識是天之所命以善聖哲非
有言語之聲芬芳之臭可得而知也徒懸象以示人微物以效意耳自漢德之衰漸於數世桓靈
之末皇極不建暨于大亂二十餘年天之不泯誕生明聖以濟其難是以符讖先著以彰至德
下踐許未律而靈象變于上群瑞應于四方不羈之民歸心向義惟懼在後雖典籍所傳未若
今之盛也臣妾遠近莫不慕王命曰聖牛之駭似虎莠之幼似禾事有以是而非者今日是矣
觀斯言事良重吾不德于是尚書僕射宣告官寮咸使聞知辛亥太史丞許芝條魏代漢見讖
緯於魏王曰易傳曰聖人受命而王黃龍以戊巳日見七月四日戊寅黃龍見此帝王受命之符
瑞最著明者也又曰初六履霜險始疑也又有積蟲大穴天子之宮厥咎然今蝗蟲見應之也又
曰聖人以德視比天下仁恩浹普厥應麒麟以戊巳日至厥應聖人受命又曰聖人清淨行中正
賢人福至民從命厥應麒麟來春秋漢合琴曰漢以魏魏以徵春秋五辰讖曰代赤眉者魏公子
春秋佐助期曰漢以許昌失天下故白馬令李雲上事曰許昌氣見於當塗高當塗高者當昌於
許當塗高者魏也象魏者兩觀闕是也當道而高大者魏魏當代漢今魏基昌於許漢漢讖於許
乃今效見如李雲之言許昌相應也佐助期又曰漢以蒙孫亡說者以蒙孫漢二十四帝當思
將以孫亡或以魏之為蒙其孫當失天下以為漢帝非正嗣少時為童候名不正蒙孫之孫其

子孫以弱亡奔經中黃讖曰日載東絕火光不熾 聖聰明四百之外易姓而上天下歸功致太
平居八甲共禮樂正萬民嘉樂家和維此魏王之姓諱著見圖讖易運期讖曰言於東西有午兩
日並光日居下其為主友為輔五八四十黃氣受真人出言午許字兩日昌字漢當以許仁魏當
以許昌今際會之期在許是其大效也易運期又曰鬼在山木女連王天下臣聞帝王者五行之
精易姓之符代興之會以七百二十年為一軌有德者過之至於八百無德者不及至四百載是
以周家八百六十七年夏家四百數十年漢行夏正迄今四百二十六歲又高祖受命收難起乙
未然其兆徵始於獲麟獲麟以來七百餘年天之曆數將以盡終帝王之興不常一姓太微中黃
帝坐常明而赤帝坐常不見以為黃家興而赤家衰凶亡之漸自是以來四十餘年又幾惑失色
不明十有餘年建安十年彗星先除紫微二十三年復歸太微新天子氣見東南以來二十三年
白虹貫日月蝕於歲比年已亥壬子丙午日蝕皆水滅火之象也殷下即位初踐祚德配天地行
合神明恩澤盈溢廣被四表格下下下是以黃龍數見鳳皇仍翔麒麟皆瑞曰堯幼仁前後獻見
於郊甸甘露醴泉奇獸神物象瑞並出斯皆帝王受命易姓之符也昔黃帝受命風后受河圖舜
禹有天下鳳皇翔洛出書湯之王白鳥為符文王為西伯赤鳥為符武王伐殷白魚升舟高祖
始起白蛇為徵巨跡瑞應皆為聖人興觀漢前後之大災今茲之符瑞察圖讖之期運授河洛之
所賦未若今大魏之最美也夫得歲星者道始興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有周之分野也高祖入
秦五星聚東井有漢之分野也今茲歲星在人梁有魏之分野也而天之瑞應此集來緯四方歸
附襁負而至兆民欣戴咸樂嘉慶春秋人傳曰周公何以不之魯蓋以為維有禮禮下文之君不
德聖人受命而王周公反政尸下以為孔子非之以為周公不聖不為非民也尼房作易傳曰凡
為王者惡者去之弱者奪之易姓改代天命應常人謀鬼謀百姓與能成惟陛下體堯舜之聖明
膺七百之澤代當湯武之期運值天命之移授河洛所表圖讖所載坦然明白天下學士所共見
也臣職在史官考符察讖圖讖效見際會之期謹以上聞至令曰昔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
事殷仲尼歎其至德公旦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斷終然復子明辟書美其人吾雖德不及二聖
敢忘高山景行之義哉若夫唐堯舜禹之蹟皆以聖賢茂德處之故能上和靈祇下寧萬姓流構
今日今吾德至薄也人至鄙也遭遇際會幸承先王遺業恩未被四海澤未及天下雖領倉竭府

以振國百姓猶寒者未盡暖飢者未盡飽風波憂懼弗敢起寧庶欲保全長商長守今日以沒于地以全魏國下見先王以寒負荷之責或志局守此而已雖屢蒙祥瑞當之戰懼五色無主若芝之言豈所聞乎心操手怕書不成字辭不宣心吾聞作詩曰喪亂悠悠過紀曰昔從備萬里哀哀下民靡恃吾將佐時整理復丁明辟致仕庶欲守此辭以自終卒不虛言也宜宣示遠近使昭示心於是待中辛比劉曄散騎常侍傅異衛臻尚書令祖階尚書陳璠陳詳給事博士騎都尉蘇林董巴等奏曰伏見太史亦許芝上魏國受命之符令書懇切允就謙讓雖拜禹湯文美無以過然古先哲王所以受天命而不辭者誠急遵皇天之意副兆民之望弗得已也且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又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效之以為天文固久而變至於河洛之書著於洪範則殷周效而用之矣斯言誠帝王之明符天道之大要也是以由德應錄者代興於前失道數盡者迭廢於後傳譏莫弘欲支天之所壞而說蔡墨雷乘乾之說明神器之存亡非人力所能建也今漢室衰替帝綱墮墜天子之詔敢滅無聞皇天將捨舊而命新百姓既去漢而為魏昭然若明是可知也先王撥亂平世將建洪基至于殿下以至德當歷數之運即位以來天應人事粲然大備神靈圖籍兼仍往古休徵嘉兆跨越前代是芝所取中黃運期姓諱之識斯文乃著於前世與漢並見由是言之天命久矣非殿下所得而拒之也神明之意候降禮享兆民顯顯咸注嘉顯惟殿下覽圖籍之明文急天下之公義輒宣令外內布告州郡使知符命著明而殿下謙虛之意令曰下四方以明孤欲心是也至於覽餘辭豈餘所謂哉寧所堪哉諳指論未若吾自料之齊也夫虛談謬稱鄙薄所弗當也且聞比來東征經郡縣歷屯田百姓面有飢色衣或短褐不完罪皆存風是以上懸聖端下媿士民由斯言之德尚木地論王何言帝者也宜止息此議無重吾不德使逝之後不覺後之君子於止宣告群寮督軍御史引不司馬懿侍御史郭滌羊祜魏劭武周等言令如左伏讀太史承許芝上符命事臣等聞有唐世衰天命在虞虞氏世衰天命在夏然則天地之靈歷數之運去就之符惟德所在故孔子曰鳳鳥不至刑不出闕吾已矣夫今漢室衰自安和冲質以來國統屢絕桓靈荒淫祿去公室此乃天命去就非一朝一夕其所由來久矣殿下踐祚至德廣被格于上下天人感應符瑞並臻考之書史非有存今日之盛夫大人若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時已至而猶欲讓者臣等所不

為也故生民蒙救濟之惠財類受育良之施今八方顛顛大小山望皇天乃春神人同謀十分而九以委質義過周又所謂過恭也臣妾上下伏所不安令曰世之所不足者道義也所有餘者苟妄也常人之性賤所不足貴所有餘故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孤雖寡德庶自克於常人之貴夫石可破而不可奪堅丹可磨而不可奪赤丹石祿物尚休斯實況吾託上人之末刈曾受教於君子哉且於陵仲子以仁為富柏城子高以義為貴咆焦感下貞之言集其疏而偏正荷者識季札失辭皆委重而弗視吾獨何人昔周武大聖也使叔旦盟膠鬲於四內使召公約微子於共頭故伯夷叔齊相與笑之曰昔神農氏之有天下不以人之壞自成不以人之卑自高以為周之伐殷以恭也吾德非周武而義無美齊庶欲遠苟妄之失道立丹石之不尊邁於陵之所富昭柏城之所貴執鮑焦之貞至遵新者之清節故曰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吾之斯志豈可奪哉乙卯冊詔魏王禪代天下曰惟延康元年十月乙卯皇帝曰咨爾魏王夫命運否泰依德升降三代卜年著于春秋是以天命不可常帝王不一姓山來尚矣漢道陵遲為日已久安順已降世失其序冲質短祚三世無嗣皇綱廢虧帝典頹沮賢於朕躬天降之災遭無妄厄運之會值炎精幽昧之期變興帝統禍由闡宦董卓乘釁甚流劫遷當御太僕宮廟遂使九州幅裂強敵虎爭華夏鼎沸蛇蝎塞路當斯之時尺土非復漢有一夫登復朕民幸賴武王德膺符運奮揚神武芟夷兇孽清定區夏保又皇家今王璽承前緒至德光昭御衛不迷布德優達發教被四海仁風扇鬼區是以四方效珍人神響應天之歷數實在爾躬昔虞舜有大功二十而放勳禪以天下大禹有疏導之蹟而重華禪以帝位故本堯運有傳聖之義加順靈祇紹天明命釐降二女以嬪于魏使使持節行御史大夫事太常音奉皇帝璽綬于其承君並儲敬御天威允執其中天祿允終敬之矣於是尚書令桓階等奏曰漢氏以天子位禪之陛下陛下以聖明之德歷數之序承漢之禪允當天心夫天命弗可得辭兆民之望弗可得違臣請會列侯諸將群臣陪隸發誓順天命具禮儀列奏令曰當讓孤終不當承之意而已猶懼遠方有令尚書等又奏曰昔堯舜禪於文祖至漢氏以師征受命畏天之威不敢怠遑便即位行在所之地今當受禪代之命宜會百寮群司六軍之士皆在行位使咸觀天命營中促使可於平殿之處設壇奉各休命臣願與侍中常侍會議禮儀太史官擇吉日誌復奏令曰吾殊不敢當之外亦何豫事也侍中劉虞常侍衛臻等奏議

曰漢氏遵唐堯公天下之讓陛下以聖德膺歷敬之運天人同歡靡不得所宜噴靈符速爽皇作
開大史示許芝今月十七日已未宜成可受禪命軌治壇場之處所當施行別奉令曰為出見外
便設壇場斯阿謂乎今當辭讓不受詔也但於帳前發軍書威儀如常且天寒罷作壇上使歸既
發軍書王令曰當奉還軍裝為讓章吾意奉此詔承此規耶昔堯讓天下於許由子州支甫舜亦
讓於善卷石戶之農北人無降或退而耕穎之陽成辭以幽憂之疾或逐人山林莫知其處或攜
子入海終身不反或以為身自投深淵且顏囑懼大樸之不阮守知足之明分上子搜樂丹穴之
潛處被重而不出柳下惠不以三公之位易其介曾參不以晉楚之富易其仁斯九士者咸高節
而尚義輕富而賤貴故書名于載于今稱焉求仁得仁仁者在速孤獨何為不知哉義有蹈東海
而逝不奉漢朝之詔也亦為上章還軍綬宜之天下使咸聞焉已未宜告群寮下魏又下天下
輔國將軍清苑侯劉若等百一十八人上書曰伏請令書深親克讓聖意懇摯至誠外昭臣等有所
不安何者石戶北人匹夫狂悖行不合義事不經見首是以史遷謂之不然誠非聖明所當希慕
且有虞不逆放勸之禪夏禹亦無辭位之語故傳曰舜陟帝位若固有之斯誠聖人知天命不可
逆歷數弗可辭也伏惟陛下應乾符運至德發聞升昭于天是三靈降瑞人神以和休徵繼沓萬
國響應雖欲勿用將焉避之而固沈謙虛遠天逆氣慕匹夫之微分昔上聖之所蹈違經識之明
文信百氏之穿鑿非所以奉答天命光慰眾望也臣等昧死以請惟整頓壇場至吉日受命如前
奏分別寫令宣下上令曰昔柏成介高辭夏禹而匿野顛闔辭魯幣而遠跡夫以王者之重諸侯
之貴而二子忽之何則其節高也故列上向榮各義夫高貞介雖蔬食瓢飲樂在其中是以仲尼
師王賤而子產嘉申徒令諸卿皆孤股肱腹心足以明孤而今威若斯則諸卿遊於形骸之內而
孤火為形骸之外其不相知未足多怪亟為上章還軍綬勿復紛紛也 輔國將軍等一百二十
人又奏曰臣聞符命不虛見眾心弗可違故孔子曰周公其為不聖乎以天下讓是天地日月輕
去萬物也是以舜嚮天下不拜而受命今火德氣盡炎上數將帝遷明德祚降大魏符瑞昭皆文
命既固光天之下神人同應雖有虞儀鳳成周躍魚方今之未足以喻而陛下違天命以節小
行逆人心以守私志上忤皇穹眷命之旨中忘聖人達節之數下孤人臣翹首之望非所以揚聖
道之高爾乘無窮之懿勳也臣等聞事君有獻可替否之道臣等上言逆變固爭之說臣等敢以死

請令曰太古聖王之治也至德合乾坤惠澤均造化禮教優 化品仁恩洽乎草木日月所照戴
天履地含氣有生之類靡不被服清風沐浴玄德是以金革不設可慮不作風雨應而神祥囑類
而見今百姓寒者未煖飢者未飽蠲者未室寡者未嫁備備尚存本可無以 收少 修以齊斧
戎役未息於外士民未安於內耳未聞康哉之歌目未觀擊壤之戲嬰兒未可託於高車餘糧未
可以宿於田畝人事未備至於此也夜未懼景早治未通真入河木出龍馬山未出象車冀英未
植階庭蓬蒿木生庖廚王母未獻白環渠搜未見珍裘靈瑞不效又如彼也昔東戶季子容成大
庭軒轅赫胥之君咸得以此就功勒名今諸卿獨不可少假孤精心竭慮以和人人以格主理使
彼眾事備爵瑞效然後安乃議此乎何遽相勉相迫之如是也速為讓章上還軍綬設無重吾不德
也 侍中劉廙等奏曰伏惟陛下以大聖之純懿當天命之歷數觀天象則符瑞音明考圖緯則
文義煥炳察人事則四海齊心稽前代則異世同歸而固拒禪命未讓尊位聖意懇摯臣等敢不
奉詔願具章遣使者奉令曰奉伯三以天下讓入無得而稱焉仲尼致其至德孤獨何人 庚申
魏王上書曰皇帝陛下奉被今月乙卯聖書伏聽册命五內驚震精爽散越不知所處臣前上還
相位退守藩國聖恩聽許臣雖無古人量德度身自定之志每已有性實其私願不藉陛下猥損
過謬之命發不世之詔以加無德之臣且聞堯禪重華舉其克諧之德舜受文命求其齊聖之美
猶下咨四岳上觀璿璣今臣德非虞夏行非二君而承歷數之諸應選授之命內自揆撫無德以
稱且許由匹夫猶拒帝位善卷布衣而逆虞詔臣雖鄙蔽敢忘守節以當大命不勝至願謹拜章
陳情使行相國永壽少府袁士臣毛宗奏并上 辛酉給事中博士蘇林董巴上表曰天有
十二次以為分野王公之國各有所屬周在鶉火魏在大梁歲星行歷十二次國天子受命諸侯
以封周文王始受命歲在鶉火至武王伐紂十三年歲星復在鶉火故春秋傳曰武王伐紂歲在
鶉火歲之所在即我有周之分野也昔光武和七年歲在大梁武王始受命為時將討黃巾是歲改
年為中平元年建安元年歲復在大梁始拜大將軍十三年復在大梁始拜丞相今二十五年歲
復在大梁陛下受命此魏得歲與周文王受命相應今年青龍在庚子詩推度災曰庚者更也子
者茲也聖命天下治又曰王者德於子治成於丑此言今年天更命聖人制治天下而德於民
也魏以改制天下與時協矣願項受命歲在豕章衛居其地亦在豕章故春秋傳曰斷顯聖之墟

也今十月中之建則顯受命之分也始魏以十月受禪此同符始祖受命之驗也魏之天族出自顓頊與舜同相見于春秋世家舜以土德承堯之火今魏亦以土德承漢之火於行運會於堯舜授受之次臣聞天之去就固有常分聖人當之昭然不疑故堯捐骨肉而禪有虞終無佞色舜發堯祿而君天下若固有之其相受授間不替漏天下已傳矣所以急天命天下不可一日無君也今漢期運已終妖異絕之已審陛下受天之命符瑞告徵丁寧詳悉及履備至雖言語相喻無以代此今既於詔書璽綬未御固執謙讓上逆天命下違民望臣謹按古之典籍參以圖緯魏之行運及天道所在即尊之驗在於今年此月昭晰分明唯陛下遷思易慮以時即位顯告天帝而告天下然後改正朔易服色正大號天下幸甚今日凡斯皆宜聖德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天瑞雖彰須德而光吾德薄之人胡足以當之今讓異見聽許外內咸使聞知士民聞詔曰皇帝問魏王言遣宗奉庚申書到所稱引問之朕惟漢家世踰二十年過四百運周數終行將已誌天心已移兆民樂絕天之所廢自自來矣今人命有所底止神器當歸聖德遠天不順逆眾不祥工其體有虞之盛德應聖數之嘉會是以曠禱告符圖識表錄神人同應受命咸宜朕與上帝致位于王天下不可違衆不可拒日重華不使堯命大禹不辭舜位若夫由泰既夫不識聖籍固其皇村帝器所當精慕今使音奉皇帝璽綬王其降帝位無違朕命以祇奉天心焉於是高書令桓階等奏曰今漢使音奉璽書到臣等以為天命不可信神器不可擅周武中流有白魚之應不待師期而大號已建舜受大麓泰蔭木移而已既帝位皆所以祇承天命若此之速也故無阻讓之義不以守節為貴必道信於神靈符合於天地而已易曰其受命如響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隨其就應與於此今陛下應期運之數為皇天所予而復稽滯於辭讓低回於大號非所以明天地之道副萬國之望臣等敢以死請輒救有司修治壇場擇吉日受神命於壇壇令曰異三讓而不見聽何及汲於斯乎 甲子魏王上書曰奉今月戊戌曠書重啟聖命伏聽冊告肝膽微慙不知所措天下神器禪代重事故堯將禪舜納于大麓舜之命禹玄圭告功烈風不迷九州微節歸志箕山不勝大願謹拜表陳情使并奉璽綬 侍中劉廙等奏曰臣等聞聖帝不遠時明主不逆人故易稱通天下之志斷天下之疑伏惟陛下體有虞之仁聖承土德之行重當元陽

聖矣之會歷漢氏所終之數合契享極同符兩儀是以聖瑞表徵天下同應運去就亦切著明善之天命無所與議比之時宜無所與爭故受命之期時清日晏曜靈施光休氣雲蒸乃大道悅懌民心欣戴而仍見閉拒於禮何居且群生不可一日無主神器不可以斯須無統故臣有違君以成業下有矯上以立事臣等敢不重以死請王令曰天下重器王者正統以聖德當之猶有懼心在何人哉且公卿未至多主斯道小事且宜以待固讓之後乃當更讓其可也 上即拜詔魏王曰天訖漢祚辰象著明朕祇天命致位于王仍陳歷數於詔冊喻符運於時靈神器不可以辭拒皇位不可以謙讓稽於天命至于再三且四海不可一日無主萬機不可以斯須無統故建大業者不拘小節知天命者不繫細物是以舜受大業之命而無遜讓之辭聖人遠節不亦遠乎今使音奉皇帝璽綬王其欲承以答天下響應之望焉 相國蒯越太尉賈詡御史大夫王朗及九卿上言曰臣等被召到伏見太史丞許芝左中郎將李伏所上圖讖符命侍中劉廙等宣敘眾心人盡同謀又漢朝知陛下聖化通于神明聖德參于寰宇應之備至聽歷數之所在遂獻聖瑞固讓厚誠能言之倫莫不并舞河圖洛書天命瑞應八事焉于天時民言協于天序而陛下性秉勞謙禮尚克讓明詔懇切未可聽許臣等小人莫不伊也臣等聞自古及今有天下者不常在乎一姓考以德勢則盛衰在乎強弱論以終始則廢興在乎期運唐虞歷數不在厥子而在舜禹舜禹雖懷克讓之意迫群后執玉帛而朝之兆民懷欣戴而歸之率上揚湖誦而誅之故其守節之拘不可得而常處達節之權不可得而久避是以或遜位而不悛或受禪而不辭不吝者未必厚其辭者未必渴帝社各迫天命而不得以已既禪之後則唐氏之子焉竊于有虞虞氏之傳焉客于夏代然則禪代之義非獨受之者實應天福受之者亦與有餘慶焉漢自章和之後世多變故稍以陵遲洎乎季靈不恤其心慮賢害仁聚斂無度政在嬖豎親民如讐遂令上天震怒百姓從風如歸當時則四海鼎沸既沒則禍發宮庭寵勢並竭帝室遂卑若在帝時之末節猶擇聖代而授之則人抱玉璞猶思良工而刊之况漢國既在莫之能匡惟器移君受之聖哲固其宜也漢朝委質既願禪禮之速定也天祥率上必將有主主率上者非陛下其孰能任之所謂論德無與焉比考功無推讓矣天命不可久倚民望不可久違臣等懼懼不勝大願伏請陛下割鴻謙之志修受禪之禮副人神之意慰外內之願令曰以德則孤不足以時則戎虜未滅若以謙賢

之靈得保首領終君魏國於孤足矣若孤昔胡足以辱四海乎天瑞人事皆先王聖德遺愛孤
何有焉是以未敢聞命已巳魏王上書曰臣聞舜有賓于四門之勳乃受禪于陶唐禹有存國
七百之功乃承祚於有虞臣以榮蒞德非二聖當當天統不敢聞命敢屢抗疏略陳私願庶章通
紫庭得全微節情達宸極承守本志而音重復命申制詔臣臣實戰戰不發聖書而音迫於嚴
詔不敢復命願陛下馳傳騁驛召音還臺不勝至誠謹使宗奉書 相國欽太尉詔御史大夫朗
及九卿奏曰臣等伏讀詔書於極益其臣等聞易稱聖人奉天時論語云君子畏天命天命有去
就然後帝者有禪代是以唐之禪虞命在躬躬虞之顧唐謂之受終免知天命去已故不得不禪
舜舜知歷數在躬故不敢不受不禪奉天時也不敢不受畏天命也漢朝雖承季末陵運之
餘猶務奉天命以則堯之道是以願禪帝位而歸二女而陛下正於大魏受命之初抑虞夏之達
節尚延陵之讓退而所任若人所首者小所許者略者重中人凡士皆為陛下所之深者有
靈則重華必念憤於蒼梧之神象大禹必憂懼於會稽之山陰武王必不悅於商陵之玄宮矣是
以臣等敢以死請且漢政在關官祿去帝室七世矣遂集矢石於其宮殿而二京為之丘墟當是
之時四海蕩覆天下分崩武王親衣甲而冠冑沐雨而櫛風為民請命則活萬國為世繼亂則致
升平鳩民而立長策宮而置史元元無過罔于前業而始有造於華夏陛下即位先昭文德以順
武功勤恤民隱視之如傷懼者寧之勞者息之寒者以煖饑者以允遠人以恩復寇敵以恩降
恩種德光被四表稽古篤時茂于放勛網漏吞舟必乎周文是以布政未替人神並和皇天則降
甘露而珠四靈后土則挺芝草而吐醴泉虎豹鹿兔皆素其色雉鳩燕雀亦白其羽連理之木同
心之瓜五采之魚珍祥瑞物雜沓于其間者無不畢備古人有言微禹吾其魚乎微大魏則臣等
之白骨交橫于曠野矣伏省群臣外內前後章奏所以陳敘陛下之符命者莫不條河洛之圖書
據天地之瑞應因漢朝之欵誠宜萬夕之景附可謂信矣者矣三王無以及五帝無以加民命之
懸於魏政三十有餘年矣此乃千世時至之會萬載一遇之秋達節廣慶宜昭於斯際拘牽小節
不施於此時久稽天命罪在臣等輒營壇場具禮儀擇吉日昭告昊天上帝秩群神之禮項禮祭
畢會群僚於朝堂議年號正朔服色當施行上復令曰昔者大舜飯糗茹草將終身焉斯則孤之
前志也及至承堯禪彼公妻妻三女若固有之斯則順天命也群公卿士誠以天命不可拒民望

不可違孤亦曷以辭焉庚午册詔魏王曰昔堯以配天之德垂六合之重猶觀歷運之數移於
有虞委讓帝位忽如遺跡今天既訖我漢命乃春北顧帝皇之實在大魏朕守空名以竊占義
顧視前事猶有慙德而王遵漢至於三四朕用懼焉夫不辭萬乘之位者知命達節之數也虞夏
之君處之不疑故動烈垂於萬載美名傳於無窮今遺守尚書令侍中領喻王其速陟帝位以順
天人之心副朕之大願於是尚書令桓階等奏曰今漢氏之命已四至而陛下前後兩辭臣等伏
以為上帝之臨聖德期運之隆大魏斯豈數載傳稱周之有天下非甲子之朝殷之去帝位非牧
野之日也故詩序商湯追本玄主之至道姬周上錄后稷之生是以受命既固厥德不回漢氏衰
廢行次已絕三辰垂其微史官著其驗者老記先古之占百卦協調謠之聲陛下應天受禪當速
即壇場柴燎上帝誠不宜久停神器拒億兆之願臣等願陛下太史令直元
辰今月二十九日可登壇受命請詔王公群卿具修禮儀別奏令可 乃為壇於繁陽庚

午王升壇即作百官陪位事訖降壇視燎成禮而反改延康為黃

初大赦 獻帝傳曰辛未魏王登壇受禪公卿列侯諸將列侯置於四夾朝者數萬人陪位燎祭

二十有六四海困窮三綱不立五緯錯行靈祥並見推新故者古之道咸以為天之歷數運終
茲世凡諸嘉祥民神之意比昭有漢數終之極魏家受命之符漢主以神器宜授於臣憲章有虞
致位子不丕廢殷天命雖休勿休群公庶尹六事之人外及將士汨于蠻夷君長會曰天命不可
以辭拒神器不可以久曠群臣不可以無主萬歲不可以無統不假承皇象敢不欽承卜之守龜
兆有大憝茲之易也先有象也漢祚元丁與群僚登壇受命告類于爾大神唯爾有神尚饗
永吉兆民之望許子有魏世之運謂二公上之始有君也必崇德化以美風俗然百姓順教
而刑辟廢焉今朕承帝土之緒其以延康元年為黃初元年漢祚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同律度量
承土行大赦天下自殊死以下諸不當刑皆赦除之 魏氏春秋曰帝升壇禮畢願請群臣曰
舜禹之事吾知之矣 下寶慶神記曰宋大夫邢史子臣明於天道周敬王之三十七年景公問
曰天道其何神對曰後五十年五月丁亥臣將死死後五年五月丁卯吳將亡亡後五年君將終

漢四百平郊王天下... 黃初元年十一月癸酉以河內之山陽邑萬戶奉漢帝為山陽公

行漢正朔以天子之禮郊祭上書不稱臣京都有事於太廟致胙

封公之四子為列侯追尊皇祖太王曰太皇帝考武王曰武皇帝

尊王太后曰皇太后賜男子爵人一級為父後及孝悌力田人二

級以漢諸侯王為崇德侯列侯為關中侯以潁陰之繁陽亭為繁

昌縣封爵增位各有差改相國為司徒御史大夫為司空奉常為

太常郎中令為光祿勳大理為廷尉大農為大司農郡國縣邑多

所改易更授匈奴南單于呼廚泉魏璽綬賜青蓋車乘輿寶劍玉

璽十二月初營洛陽宮戊午幸洛陽臣松之按諸書記是時帝居北宮以建始

承明廡是也至明帝時始於漢南宮崇德殿處起太極昭陽諸殿魏略曰詔以漢火行也火忌水故洛去水而加佳魏於行次為土土水之

土也水得土而乃流土得水而土故除佳加水變雜為洛是歲長水校尉戴陵諫不宜數行弋獵帝大怒

陵減死罪一等

二年春正月郊祀天地明堂甲戌校獵至原陵遣使者以太牢祠

漢世祖乙亥朝日于東郊臣松之以為禮天子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此年正月

帝朝日夕月寺如禮文初令郡國口滿十萬者歲察孝廉一人其有秀異

無拘戶口辛巳分三公戶邑封子弟各一人為列侯壬午復潁川

郡一年田租魏書載詔曰潁川先帝所由起兵征伐也官渡之役四方瓦解遂近潁望而此

郡以此郡產成天改許縣為許昌縣以魏郡東部為陽平郡西部為廣

平郡魏略曰改長安讓許昌郡洛陽為五都立石表西界南陽北循太行東北界詔曰昔

仲尼資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當衰周之末無受命之運在魯衛

之朝教化乎洙泗之上悽悽焉遑遑焉欲屈已以存道貶身以救

世於時王公終莫能用之乃退考五代之禮修素王之事因魯史

而制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

其聖以成謀咨可謂命世之大聖億載之師表者也遭天下大亂
百祀墮壞舊居之廟毀而不修衰成之後絕而莫繼闕里不聞講
頌之聲四時不覩蒸嘗之位斯豈所謂崇禮報功盛德百世必祀
者哉其以議郎孔羨為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祀令魯郡修起舊
廟置百戶吏卒以守衛之又於其外廣為室屋以居學者春三月
加遼東太守公孫恭為車騎將軍初復五銖錢夏四月以車騎將
軍曹仁為大將軍五月鄭甘復叛遣曹仁討斬之六月庚子初祀
五嶽四瀆貳秩群祀魏書甲辰以京師宗廟未成帝親制武皇帝于建始殿躬執饋奠如家人之禮丁卯夫人甄氏卒
戊辰晦日有食之右司奏免太尉詔曰災異之作以謹元首而歸
過股肱豈禹湯罪已之義乎其令百官各虔厥職後有天地之眚
勿復劾三公秋八月孫權遣使奉章并遣于禁等還丁巳使太常
邢貞持節拜權為大將軍封吳王加九錫冬十月授楊彪光祿大

夫

魏書曰巴亥公卿制曰并引孟漢大尉楊彪詩以容禮詔曰夫先王何九祀之愆所以當
黃帝稟崇元老也昔孔光卓著昔以叔禮高年受慈嘉賜公故漢廷臣乃且以米世者名節中
過七十行不逾矩可謂七成人矣所宜寵異以章舊德其賜公延年杖及馬凡謁請之日便使執
入又可使著鹿皮冠彭祖不聽竟著布單衣皮弁以見續漢書曰彪見漢廷將終自以景世
為三公恥為魏臣遂稱足解不復行積十餘年帝即王位欲以為大尉令近臣宣旨彪辭曰嘗以
漢朝為三公值世衰亂不能立尺寸之益若復為魏臣位欲以為大尉令近臣宣旨彪辭曰嘗以
四年詔拜光祿大夫秩二千石朝見位次三公如孔光故事彪上章固讓帝不許以穀貴罷
又為門施行馬致更不以優崇之平八十四以六年薨于隆事見陳思王傳

五銖錢

魏書曰十一月辛未鎮西將軍曹真命家將及州郡兵討殺及胡后元多處水封賞等
斬首五萬餘級獲生日十萬羊一百一十一萬口牛八萬河西遼平帝初開河決水灌
顯美謂左右諸將曰昔魏武遺遺洛陽而允武因其疫變進兵滅之今胡決水灌顯美其事正相似
破胡事入至不久旬日破胡告撤到上大笑曰吾策之於帷幕之內諸將當擊於萬里之外其相
應者合符矣前夜賊

築陵雲臺

三年春正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庚午行幸許昌宮詔曰今之計考

古之貢士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限年然後取士是呂尚周晉
不顯於前世也其令郡國所選勿拘老幼儒通經術吏達文法到
皆試用有司糾故不以實者魏書曰公孫孫權上書說劉備支軍四萬人馬二三千
匹出神歸請往掃撲以克捷為效帝報曰昔魏志之莫

禍發梅邑子陽之禽髮起行滿將軍
其九屬或武或文賴功以保社稷
二月鄯善龜茲于闐王各遣使奉獻詔曰

西戎即敘氏羌來王詩書美之頃者西域外夷竝款塞內附應助漢書注曰

立齊公叡為平原王帝弟鄆陵公彰等十一人皆為王初制封王

之庶子為鄉公嗣王之庶子為亭侯公之庶子為亭伯甲戌立皇

子霖為河東王甲午行幸襄邑夏四月戊申立鄆城侯植為鄆城

王癸亥行還許昌宮五月以荆揚江表八郡為荊州孫權領牧故

也荊州江北諸郡為鄧州閏月孫權破劉備於夷陵初帝聞備兵

東下與權交戰樹柵連營七百餘里謂群臣曰備不曉兵豈有七

百里營可以拒敵者乎苞原隰險阻而為軍者為敵所禽此兵忌

也孫權上事今至矣後十日破備書到秋七月冀州大蝗民饑使

尚書杜畿持節開倉廩以振之八月蜀大將黃權率眾降魏書曰權及

史御等三百一十八人詣荊州刺史奉上所設甲綬營帳屯牙門賊車權等詣行在所帝置酒

設樂引見於承光殿權卻等人人前自承帝為論說軍旅成敗去就之分諸將無不喜悅賜金

帛車馬衣裳帷帳妻妾下及偏裨皆有差拜權為侍中鎮南將軍封列侯

即日召使驂乘及封使部等四十二人皆為列侯為將軍部將百餘人

九月甲午詔曰

夫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後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

不得當輔政之任又不得橫受茅土之爵以此詔傳後世若有背

違天下共誅之禮記曰夫經國必先治必惠後詰之輔賢達令德必居參亂之任故雖周室

今自天子出泰事專行非古義也昔在申呂實匡有周句以天下為心惟德是授則親疏之授至

公一也何至后族而必斥遠之哉二漢之季世王道凌遲故令外戚憑寵職為亂萌於此自時昏

道喪運祚將移縱無王呂之難豈乏田疇之禍乎而後世觀其若此深懷

酸毒之戢也工於魏文遂發一機之詔可謂有識之爽言非帝者之宏議庚子立皇后郭

氏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篤癃及貧不能自存者賜穀冬十

月甲子表首陽山東為壽陵作終制曰禮國君即位為梓存不忘

亡也梓音扶歷及臣松之案禮天子葬以槨昔堯葬穀林通樹之禹葬會稽農不

易畝呂氏春秋堯葬於穀林通樹之舜葬於故葬於山林則合乎山林封樹之

制非上古也吾無取焉壽陵因山為體無為封樹無立寢殿造園

邑通神道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骨無痛痒之知冢非
棲神之宅禮不墓祭欲存亡之不黷也為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
以朽肉而已故吾營此丘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
無施葦炭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合古塗車芻靈之義和但漆
際會三過飯舍無以珠玉無施珠襦玉匣諸愚俗所為也季孫以
璵璠斂孔子歷級而救之警之暴骸中原宋公厚葬君子謂華元
樂莒不臣以為棄君於惡漢文帝之不發霸陵無求也光武之掘
原陵封樹也霸陵之完功在釋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是釋之忠
以利君明帝愛以害親也忠臣孝子宜思仲尼丘明釋之之言鑒
華元樂莒明帝之戒存於所以安君定親使魂靈萬載無危斯則
賢聖之忠孝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墓也喪亂
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匣金縷骸骨并盡是焚如

之刑也豈不重痛哉禍由一斗厚葬封樹桑霍為我戒不亦明乎其
皇后及貴人以下不隨王之國者有終沒皆葬澗西前又以表其
處矣蓋舜葬蒼梧二妃不從延陵葬子遠在蠡博魂而有靈無不
之也一澗之間不足為遠若違今詔妄有所變改造施吾為戮尸
地下戮而重戮死而重死臣子為蔑死君父不忠不孝使死者有
知將不福汝其以此詔藏之宗廟副在尚書秘書三府是月孫權
復叛復郢州為荊州帝自許昌南征諸軍兵竝進權臨江拒守十
一月辛丑行幸宛庚申晦日有食之是歲穿靈芝池

四年春正月詔曰喪亂以來兵革未戢天下之人互相殘殺今海
內初定敢有私復讎者皆族之築南巡臺於宛三月丙申行自宛
還洛陽宮癸卯月犯中央大星

魏晉書內下詔曰孫權殘害民物朕以慈不可
長故分命猛將三道並征今征東將軍呂蒙
呂範等水戰則斬首四萬獲船萬艘大司馬據守濡須其所禽獲亦以萬數中軍征南攻關口夜
左將軍張郃等舳舻直渡擊其前潘賊赴水溺死者數千人又為地道攻城城中外夜俱不得出

八此几上肉耳而賦中風氣疾病夾江塗地恐相染汚昔周武伐殷施師孟津漢祖征魏露遠軍
高平皆知天時而度賦情也且成湯解三面之網天下歸仁今開江陵之圍以緩成死之責且休
力役罷省器成畜養士民咸得安息丁未大司馬曹仁薨是月大疫夏五月有鴉鵂鳥集

靈芝池詔曰此時人所謂汚澤也曹詩刺恭公遠君子而近小人
今豈有賢智之士處於下位乎否則斯鳥何為而至其博舉天下

偽德茂才獨行君子以答曹人之刺魏書曰辛酉有司奉造二廟立太皇帝廟太
長秋特進侯與高祖合祭親盡以次受持立

武皇帝廟四時享祀為魏書曰七月己未大軍當
魏太祖萬歲不毀也六月甲戌任城王彰薨於京都甲申太尉賈詡薨

太白晝見是月大雨伊洛溢流殺人民壞廬宅魏書曰七月己未大軍當
出使太常以特牛一告祠

於部臣松之按魏郊祀奏中尚書盧
毓議祀鴈殊事云具儀秋八月丁卯以廷尉鍾

繇為太尉魏書曰有司奏改漢氏宗廟安世樂曰
正和樂至樂曰迎靈樂武德樂曰武頌

辛未校獵於滎陽遂東巡論征孫權功諸將已下進爵

增戶各有差九月甲辰行幸許昌宮魏書曰十二月丙寅賜山陽公夫人湯沐
邑公女曼為長樂郡公主食邑各五百戶

五年春正月初令謀反大逆乃得相告其餘皆勿聽治敢妄相告

以其罪罪之三月行自許昌還洛陽宮夏四月立太學制五經課

試之法置春秋穀梁博士五月有司以公卿朝朔望日因奏疑事

聽斷大政論辨得失秋七月行東巡幸許昌宮八月為水軍親御

是冬甘露降芳林園臣松之按芳林
園即今華林園齊王芳御位改為華林

龍舟循蔡穎浮淮幸壽春揚州外將吏士民犯五歲刑已下皆原

除之九月遂至廣陵赦青徐二州改易諸將守冬十月乙卯太白

晝見行還許昌宮魏書載於西詔曰詔之不嚴何逢之懷余事多而民少上下相與以文
法百姓無所措其至是昔春山之哭者以為將行改其于儀處也

振之戊申晦日有食之十二月詔曰先王制禮所以昭季事祖大

則郊社其次宗廟三辰五行名山大川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叔世

衰亂崇信巫史至乃宮殿之內戶牖之間無不沃醑甚矣其惑也自

今其敢設非祀之祭巫祝之言皆以執左道論是歲穿天淵池

之風服聖人之遺教豈可以目亂其辭

十一月庚寅以冀州饑遣使者開倉廩

行違其誠者裁廣議輕刑以惠百姓

十一

十一

六年春二月遣使者巡行許昌以東盡沛郡問民所疾苦貧者振

貸之

魏略載詔曰昔軒轅建四面之號周武無子有亂臣十人斯蓋先聖所以謂國君民完成天工多賢為貴也今內有公卿以鎮京師外設牧伯以監四方至於元戎出師則軍中宜

有性石之賢神機中所在又宜有鎮守之重臣然後車駕可以周行天下無內外之虞言今當征

賊欲守之於年其以尚書令領軍大將軍尚書僕射西鄉侯司馬領軍大將軍若

若臨江授諸將方略則無當留許昌督使諸軍錄後臺文書事轉軍隨軍當當許昌軍

錄行尚書事皆節節鼓吹給中軍兵騎六百人皆欲去江散里築宮室往來其中見賊可擊之形

便出許昌之若或木可則三月行幸召陵通討虜渠乙巳還許昌宮并州

刺史梁習討鮮卑軻比能大破之辛未帝為舟師東征五月戊申

幸譙壬戌熒惑入太微六月利成郡兵蔡方等以郡反殺太守徐

質遣屯騎校尉任福步兵校尉段昭與青州刺史討平之其見脅

略及亡命者皆赦其罪秋七月立皇子鑒為東武陽王八月帝遂

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從陸道幸徐九月築東巡臺冬十月行幸

廣陵故城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

魏書載帝於馬上為詩曰
觀兵臨江水水流何湯湯
戈矛成山林玄甲單日光搖耀懷暴怒騰氣正淫博誰能江水廣一葦可以航不戰而敵虜其
稱賢良古公宅岐邑實始商孟獻齊康年鄭人懼魯謂之國務初植先零自破亡與農淮泗

間蔡邕都徐方量且運糧六軍
武悅康登如東山詩悠悠多憂傷是歲大寒水道冰舟不得入江乃引還十

一月東武陽王鑒薨十二月行自譙過梁遣使以太牢祀漢太尉

橋玄

七年春正月將幸許昌許昌城南門無故自崩帝心惡之遂不入

壬子行還洛陽宮三月築九華臺夏五月丙辰帝疾篤召中軍大

將軍曹真鎮軍大將軍陳群征東大將軍曹休撫軍大將軍司馬

宣王竝受遺詔輔嗣主遣後宮淑媛昭儀已下歸其家丁巳帝崩

於嘉福殿時年四十一

魏書曰竝於
六月戊寅葬首陽陵自殯及葬皆以

終制從事

魏氏春秋曰明帝將送葬曹
陳群上詔等以暑熱源乃止
孫盛曰夫窆少

之情猶蓋臨之哀况乎天性愛中教禮者重之哉魏氏之德也世不為之哀者非元稹曹子以

為棄君於惡群等之涼康執其焉
甄氏懷痛為淚曰惟黃初七年五月七日太行山崩嗚呼

哀哉于時天震地動崩山隕雷陽燄薄雲五河錯行百姓呼嗚國無君喪考妣思慮感傷

誦郊野仰想尊命曰何幸早世限喪嗚呼
悲夫夫大行忽忽先滅亦無國雲往雨絕承聞

荒忽昏暗嗚呼抽刀欲
重鑿追慕三女甘心同穴感惟惟以
誓考諸先記時之哲言生若浮寄惟德可論朝聞夕逝孔志所存身雖一沙天祿永延何以堪

委之素清何以誇功宣之營故乃作誄曰赫赫太素而震始分中和產物肇有人倫三皇建
乘道直降建五帝繼以懿純三代制作鍾武立勳率嗣不緝嗣于泰淵崇武學臨坑履奕三世
而殲漢代乃因弗求古訓蓋政是違王綱帝典開闢無間求先則味道充進遷乾坤則履簡聖授
賢乃眷大行屬以黎元龍飛啓祚合契上玄正行定紀收號革年明明赫赫安命于天仁風霽物
德以禮百祥誰來肯益在功好庶幾六典學不過庭潛心無罔元志青雲不秀草創如王之望
然無驚時觀未形其剛如金其貞如境如冰之潔如砥之平禹公無私賦運無輕心鏡萬機擅照
下情思貞朕朕嘉其伊呂提揚則願表湯代禹授不殿穴取士董尹惟德是崇弗尚制變更以內
表道義是圖弗營險隘六合是虞齊政其遵下以純民核拓規矩克紹前人之若神方收時來試
乘殷之轂行夏之辰金根黃屋翠屏龍麟非以崇麗飾飾維新專禮容禮之若神方收時來試
於恤民虎將荷節鎮彼四隣朱旌所動九壤世震喻克不若說最不臣歸旌海表萬里無塵成備
凶徹鳥墮江岷惟若洞魚乾膳燻燻慎納三鈞應龍神寶用輝散炎附承風扇暑酷盡焉
古上靈降瑞黃初祐河龍洛過凌波游下平被宇靈芝得沼朱華陰者回回風和甘雨稼
飛走郊野神鐘寶鼎形自舊上雲英甘露織福和洽德全義將登介山光皇作儼鑄石紀勳兼錄
穠豐登我禮我黍家佩惠君戶蒙慈父圖致大和洽德全義將登介山光皇作儼鑄石紀勳兼錄
衆瑞方隆封禪歸功天地實禮百靈勳命祝望四嶽燎封於華山南郊宗祀上帝一牲既
供夏禘秋嘗元侯佐祭獻贊奉璋鸞與幽誦讚旂心常愛迄太廟神鼓埋鐘頌德詠功八佾網璫
皇祖既贊烈考來享神具贊止降茲福祥天所震大行康之三辰昭赫大行先之皇詔絕維太
行綱之神器莫統人行當之禮樂廢池大行張之仁義降流大行揚之潛龍隱鳳大行朝之疏狄
遐康六行匡之在位七載元功仍奉將承大和絕迹三宜作物師長為神主善終金石等算東
又如何奄忽推身身后土俾我焚榮廟瞻顧嗟嗟皇宇何寧之盛嗟嗟皇宇何寧之盛嗟嗟皇宇何寧之盛
滯垂典制申之嗣皇聖上虔奉是賴是荷乃御玄宇其為首陽樹遼東林追堯慕唐合山同陵不
樹不疆塗車芻靈珠玉靡蕪有神靈侍水宿中堂耕禽田賦望惠之謂於楚侯大隧之政功兮練
元辰之淑頑潛華體於梓宮兮馮正殿以居靈備聖廟之號唯今存闕者之悲庶悼吳駕之既疾
兮感容車之速征汗飛魂於軒霄兮號傳於三光之昭新兮歸宅之冥冥嗟一往之

不及兮痛闕閭之長局咨遠臣之眇眇兮成凶諱以担驚心孤絕而靡告兮紛流涕而交頤思恩
榮以備存兮閭闕塞之曉岬額衰經以輕舉兮迫關防之我嬰欲高飛而遙避兮懼天綱之遠經
通投身於山足兮報恩養於下庭脫拊心而自悼兮懼施重而命輕嗟嗟嗟之是效兮廿九死而
忘生幾司命之役爾兮先黃髮而履零天蓋高而察卑兮冀神明之我聽獨營伊而莫慰兮追顧
景而矯形奏斯文以寫思兮
結翰墨以救誠嗚呼哀哉 初帝好文學以著述為務自所勅成垂百篇又

使諸儒撰集經傳隨類相從凡千餘篇號曰皇覽

感歎與素所敬者大理王朗書曰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上唯立德揚名可以不朽其次莫
如著篇翰疫穢數起士人凋落余獨何人能全其壽故論撰所著典論詩賦蓋百餘篇集諸儒於
肅城門內講論大義侃侃無倦常嘉漢文帝之為君寬仁玄默務欲以德化民有賢聖之風時文
學諸儒或以為存文雖賢其于聰明通達國體不如賈誼帝由是著太宗論曰昔有苗不賓重華
舜以千戚尉佗稱帝存文撫以恩德吳王不朝錫之几杖以撫其意而天下頓安乃弘三教之教
禮佛之化欲使曩時累息之民得潤步高談無危懼之心若賈誼之才敏壽畫國政特賢臣之器
帝必之資豈若季文大人之量哉三年之中以祿權不服復在太宗論于天下明示不顯征伐也
他日又從容言曰領我亦有所不取於文帝者三殺薄昭幸鄧通愼夫人衣不曳地集上書囊
為帳帷以為漢文儉而無法嗣后之家相富養育以恩而不當假借以備既觸罪法又不料不害
矣其欲秉持中道以為帝王儀表者如此 胡冲吳歷曰帝以素書所著典論及詩賦銅錄權又
以紙寫一

通顯張昭

評曰文帝天資文藻下筆成章博聞彊識才藝兼該

蓋漢王室是時四海既困中平之政兼舉直之凶逆家家思亂人人自危山東牧守咸以春秋之義衛人討州吁于蒧言人人皆得討賊於是大興義兵名家大俠富室無不揚揚雲會萬里相赴

充澤之師職于策陽河內之甲軍於孟津卓遂逐大駕西都長安而山東夫者運郡國中者嬰城邑小者聚阡陌以還相吞滅會黃巾盛于海岱山寇暴於并冀乘勝轉攻卷而南郡邑望烟而奔城廓觀塵而潰百姓死亡暴國如莽時余年五歲上以世方擾亂教余學射六歲而知射又教余騎馬八歲而能騎射矣以時之多故征余常從建安初上南征到州至宛張繡降旬日而反亡兄季廉于修從兄安民遇害時余年十歲乘馬得脫夫文武之道各隨時而用生於中平之季長于戎旅之間是以少好弓馬于今不棄逐禽輒十里馳射常百步日多體健心每不厭建安十年始定冀州濠新貢良弓燕代獻名馬時歲之暮春勾芒司節和風扇物燥于柔草淺賦肥真族兄子丹獵于鄴西終日手獲麋鹿九雉免三十後軍南征次曲陽尚書令荀彧奉使覲軍見余談論之不或言聞者喜左右射此實難能余言執事未覩夫項發口縱俯馬蹄而仰月支也或喜笑曰乃爾余曰皆有常徑的有常所雖無發輒中非至妙也若馳平原赴豐草要狡獸截輕禽使弓不虛發所中必洞射則妙矣時軍祭酒張京在坐領成拊手曰善余又學擊劍閱師多矣四方之法吾與唯京師為善相靈之閒有虎黃王越善斯術稱于京師河南史阿言昔與越遊具得其法余從阿學之精熟嘗與平虜將軍劉劭書或將軍鄧展等共飲宿聞展善有手臂晚五兵又稱其能空手入白刃余與論劭良久謂言將軍法非也余頗嘗好之又得善術因求與余對時酒酣耳熱乃食羊蔗便以為杖下殿敬交三中其臂左右大笑展意不平求更為之余言吾法急勝難相中而故有臂耳展言願復一交余知其欲突以取交中也因偽深進展果時前余却脚斬截其額坐中驚視余還舉笑曰昔陽慶使淳于意去其故方更授以秘術余亦願部將軍捐棄故使更受聖道也一坐盡歡夫事不可自謂已長余少曉持復白謂無對俗名雙戟為生鐵室鑲楯為蔽木戶後從陳國袁敏學以單攻復每為若神對家不知所出先曰若逢敏於狹路直決耳余於他戲弄之事少所喜唯彈碁略盡其巧少為之賦昔京師先工有馬台郭侯東方安世張公子常恨不得與汝數于者對上雅好詩書文籍雖在軍旅手不釋卷每定言從容常言人少好學則思專長則善忘長大而能勤學者唯吾與袁伯業耳余是以少誦詩論及長而備歷五經四部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博物志曰帝善彈碁能用若加之曠大之度勵以公手中角時有一書生又能低頭以所冠著葛巾角擲碁

平之誠邁志存道克廣德心則古之賢主何遠之有哉

